西溪叢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西溪叢語
作者：姚寬　南宋

宋姚寬撰。寬字令威，嵊縣人。父舜明，紹聖四年進士。南渡後官戶部侍郎，徽猷閣待制。寬以父任補官，仕至權尚書戶部，員外郎，樞密院編修官。其書多考證典籍之異同。如辨《文選・神女賦》玉字爲王字之誤，辨劉攽論蕭何不爲功曹之誤，辨黃庭堅論徐浩詩瑰能字押奴來切之誤，辨歐陽修論張繼半夜鐘之誤，辨王安石《詩經新義》彤管爲簫笙之誤，皆極精審。至考《感甄賦》之始末，不辨其非，謂陶潛詩中之田子春即《漢書・劉澤傳》之田生，謂杜甫詩中之黃衫少年爲霍小玉傳之黃衫客，又謂甫俊逸鮑參軍句爲譏李白，皆失之穿鑿附會。註劉禹錫詩翁仲字不知其不作於洛陽，註李白詩唾井字不知其出於《玉臺新詠》。王宋詩引秦嘉贈婦詩誤以第一首爲徐淑作，引《詩品》誤改寶釵字，皆爲疏舛。然大致瑜多而瑕少，考證家之有根柢者也。葉適《水心集》有《西溪集跋》，其稱此書以易肥遯爲飛遯，以《孟子》不若是恝爲不若是　　二條。又謂金海陵王南侵時，寬推論太乙、熒惑行次，決其必敗，未幾果有瓜洲之事。又謂其著書二百卷，古今同異，無不該括。又謂其《古樂府》流麗哀思，頗雜雜探一詩。長短皆絶去尖巧，乃全入古律，加於作者一等。蓋亦一代博洽工文之士矣。

自敍

嘗讀新論云：若小説家合叢殘小語，以作短書，有可觀之辭。予以生平父兄師友，相與談説履歷見聞，疑誤攷證，積而漸富，有足採者。因綴緝成篇，目爲叢語，不敢誇於多聞，聊以自怡而已。紹興昭陽作噩仲春望日，剡川姚寬令威識。

卷上

肥遯即飛遯

周易遯卦：「肥遯，無不利。」「肥」字古作「　　」，與古「蜚」字相似，即今之「飛」字。後世遂改爲「肥」字。九師道訓云：「遁而能飛，吉孰大焉。」張平子思玄賦云：「欲飛遁以保名。」註引易「上九，飛遯，無不利」，謂去而遷也。曹子建七啟云：「飛遯離俗。」程氏易傳引漸「上九，鴻漸於陸」，爲「鴻漸於逵」，以「小狐汔濟」，「汔」當爲「訖」，豈未辨證此耶？

觚

論語云：「觚不觚。觚哉！觚哉！」太平御覽引此注云：「孔子曰削觚，而志有所念，觚不時成，故曰觚哉！觚哉！觚，小器耳。心不專一，尚不時成，況於大事乎！」觚，木簡也。史游急就章云：「急就奇觚與衆異。」注云：「觚者，學書之牘，或以記事，削木爲之，或六面，或八面，面皆可書。觚者，稜也，有稜角也。」

説文引孟子不若是　　恐爲正

許氏説文：　　，音呼介切，忽也。引孟子「孝子之心，不若是　　」。今所傳孟子曰「爲不若是恝」。趙岐注云：「恝，無愁貌。公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，自當愁怨，豈可恝恝然無憂哉！」許氏説文用古文纂集成之，引用「　　〉」字，恐爲正也。

會稽論海潮碑

舊於會稽得一石碑，論海潮依附陰陽時刻，極有理。不知其誰氏，復恐遺失，故載之：觀古今諸家海潮之説者多矣。或謂天河激湧，〈見葛洪潮説。〉亦云地機翕張，〈見洞真、正一二經〈洞真正一二經原作「洞正二真經」。揮麈錄卷四引文作「洞真正一經」，今從，并保留「二」字。按：補晉書藝文志卷五有洞真經，宋史卷二０五藝文志四有正一論及冠以「正一」二字之書名七種；道藏有洞真部、正一部。〉。〉盧肇以日激水而潮生，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，挺空入漢，山湧而濤隨；〈施師謂僧隱之之言。〉析木大梁，月行而水大。〈見竇叔蒙濤志。〉源殊派異，無所適從，索隱探微，宜伸確論。大中祥符九年冬，奉詔按察嶺外，嘗經合浦郡〈廉州。〉沿南溟而東，過海康，〈雷州。〉歷陵水，〈化州。〉涉恩平，〈恩州〈恩州「恩」原作「思」，據揮麈錄引文改。〉。〉住南海，〈廣州。〉迨由龍川〈惠州。〉抵潮陽，〈潮州。〉洎出守會稽，〈越州。〉移蒞勾章。〈明州。〉已上諸郡，俱沿海濱，朝夕觀望潮汐之候者有日矣。〈汐，音夕〈音夕原缺，據揮麈錄及繆校補。〉，潮退也。〉得以求之刻漏，究之消息，〈消，

進；息，退也。〉十年用心，頗有準的。

大率元氣噓翕，天隨氣而漲歛，溟渤往來，潮隨天而進退者也。以日者，衆陽之母，陰生於陽，故潮附之於日也；月者，太陰之精，水乃陰類，故潮依之於月也。是故隨日而應月，依陰而附陽，盈於朔望，消於朏〈朏，敷尾切。〉魄，虛於上下弦，息於輝朒。〈朒，女六切。朔而日見東方也〈日見東方「日」原作「月」，今從揮麈錄。庫本作「日」。〉。〉故潮有小大焉。今起月朔夜半子時，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，月離於日，在地之辰，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，對月到之位，以日臨之次，潮必應之。過月望，復東行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，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，日月潮水俱復會於子位，其小盡則月離於日，在地之辰，次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半，對月到之位，以日臨之次，潮必應之。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，日月潮水，亦俱復會於子位。於是知潮常附日而右旋〈於是「於」字原脫，據揮麈錄、嘉泰會稽志卷一九雜紀引文補。〉，以月臨子午，潮必平矣，月在卯酉，汐必盡矣。或遲速消息之小異，而進退盈虛，終不失其期也〈失其期繆校、揮麈錄、嘉泰會稽志皆作「失於時期」。〉。

或問曰：「四海潮平皆有漸，惟浙江濤至，則亘如山岳，奮如雷霆，水岸橫飛，雪崖傍射，澎騰奔激。吁，可畏也！其漲怒之理，可得聞乎？」

曰：「或云夾岸有山，南曰龕，北曰赭，二山相對，謂之海門，岸狹勢逼，湧而爲濤耳。」

若言「狹逼」，則東溟自定海，〈縣名，屬四明郡。〉吞餘姚、奉化二江，〈江以縣爲名，一屬會稽，一隸四明。〉侔之浙江，尤其狹逼，潮來不聞濤有聲也。今觀浙江之口，起自纂風亭，〈地名，屬會稽。〉北望嘉興大山，〈屬秀州。〉水濶二百餘里，故海商舶船，畏避沙潬〈畏避沙潬繆校、揮麈錄、嘉泰會稽志「畏避沙」皆作「怖於上」。〉，不由大江〈不由大江繆校、揮麈錄、嘉泰會稽志無此四字。〉，〈水中沙爲潬，徒旱切。〉惟泛餘姚小江，易舟而浮運河，達於杭、越矣。蓋以下有沙潬，南北亘連〈南北亘連繆校、揮麈錄、嘉泰會稽志「亘連」作「連之」。〉，隔礙洪波，蹙遏潮勢。夫月離震、兌，他潮已生，惟浙江潮水未至〈未至原作「不同」，今從繆校、揮麈錄、嘉泰會稽志。〉，洎月經乾、巽〈洎原缺。據繆校、揮麈錄、嘉泰會稽志補。〉，潮來已半，濁浪堆滯〈堆滯繆校、揮麈錄、嘉泰會稽志「堆」作「推」。〉，後水益來，於是溢於沙潬，猛怒頓湧，聲勢激射，故起而爲濤耳，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，宜哉〈宜哉原缺。據繆校、揮麈錄、嘉泰會稽志補。〉。

諾皐

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皐記，又有支諾皐，意義難解。春秋左氏傳·襄公八年：「秋，齊

侯伐我北鄙。中行獻子將伐齊，夢與厲公訟，弗勝，公以戈擊之，首墜於前，跪而戴之，奉之以走，見梗陽之巫皐〈之，原作『人』，今從繆校、嘉靖本。春秋左傳正義・卷三三作『之』。〉。他日，見諸道，與之言，同。巫曰：『今茲主必死，若有事於東方，則可以逞。』獻子許諾。」疑此事也。

晁伯宇談助云：「靈奇秘要辟兵法：『正月上寅月，禹步，取寄生木三，呪曰：「喏皐敢告日月震雷，令人無敢見我，我爲大帝使者。』乃斷取五寸，陰乾百日，爲簪二七，循頭還着人中〈『人中』二字原脫。繆校有『中』字。能改齋漫録・卷五・諾皐引此條有『人中』字。今據補。〉，人不見〈『人』上原有『令』字，據繆校及能改齋漫録刪。〉。」」晁説非也。

楚懷王夢遊高唐

昔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〈遊高唐之上繆校「上」作「觀」。〉，見雲氣之異，問宋玉。玉曰：「昔先王夢遊高唐，與神女遇，玉爲高唐之賦。」先王謂懷王也。宋玉是夜夢見神女，寤而白王，王令玉言其狀，使爲神女賦。後人遂云襄王夢神女，非也。古樂府詩有之：「本自巫山來，無人覩容色。惟有楚懷王〈惟有楚懷王繆校「懷」作「襄」。玉臺新詠集卷一０行雨詩即此詩，「懷王」作「王臣」。〉，曾言夢相識。」李義山亦云：「襄王枕上元無夢，莫枉陽臺一片雲。」今文選本「玉」、「王」字差誤。

古文篆乃蒼頡作

古文篆者，黃帝史衙人蒼頡所作也。蒼頡姓侯剛氏。衙音語。

衞夫人

杜甫詩丹青引：「學書須學衞夫人，但恨無過王右軍。」衞夫人名鑠，字茂漪，即廷尉展之弟，恒之從妹，汝陰太守李矩之妻，中書郎李充之母。王逸少師善鍾法，能正書，入妙能品。王子敬年五歲，已有書意，夫人書大雅吟賜之。

綠沉

杜甫詩：「雨拋金鎖甲，苔臥綠沉槍。」薛倉舒注杜詩引車頻秦書云：「苻堅造金銀綠沉細鎧，金爲綖以縲之。綠沉，精鐵也。」北史：「隋文帝嘗賜張奫綠沉甲、獸文具裝。

」武庫賦云：「綠沉之槍。」唐鄭槩聯句有「亭亭孤笋綠沉槍」之句。續齊諧記云：「王敬伯夜見一女，命婢取酒，提一綠沉漆榼。」王羲之筆經：「有人以綠沉漆竹管見遺〈王羲之筆經有人以綠沉漆竹管見遺「人」原作「又」，據繆校改。能改齋漫錄卷四綠沉條引筆經亦作「人」。〉，亦可愛翫。」蕭子雲詩云：「綠沉弓項縱，紫艾刀橫拔〈紫艾刀模拔繆校「刀」作「刃」。〉。」恐綠沉如今以漆調雌黃之類，若調綠漆之，其色深沉，故謂之綠沉，非精鐵也。

曹植感甄賦乃黃初四年作

李義山代魏宮私贈詩云：「來時西館阻佳期，去後漳河隔夢思。知有宓妃無限意，春松秋菊可同時。」代元城吳令質暗爲答云：「背闕歸藩路欲分，水邊風日半西曛。襄王枕上元無夢，莫枉陽臺一片雲。」第一篇注云：「黃初三年，已隔存歿，追逮其意，何必同時。」

按，此詩當是四年作〈此詩當是四年作此處疑有誤脫。其意爲李商隱（義山）詩注所云之「黃初三年」，當爲黃初四年。〉。甄后：黃初二年，郭后有寵，后失意，帝大怒，六月遣使賜死，葬於鄴。洛神賦云：「黃初三年，朝京師，還，濟洛川。」李善云：「三年，立植爲鄄城王。四年，徙封雍丘，其年朝京師。」又，文紀云〈文紀「紀」原作「紹」，誤，據繆校改。文選卷一九洛神賦作「紀」。〉：「三年，行幸許。」又曰：「四年三月，還雒陽。」魏志及諸詩序並云「四年朝」〈魏志及諸詩序此六字，原脫，據繆校補。文選有此六字。〉。此云三年，誤矣。
「怨盛年之不當。」李善云：「謂少壯之時，不能得當君王之意，此言微感甄后之情。」黃初二年，植與諸侯就國，監國謁者灌均奏植醉酒悖慢，劫脅使者，有司請治罪，故貶爵安鄉侯，改封鄄城侯。後求見帝。黃初四年，來朝。帝責之，置西館，未許朝。上責躬詩。裴鉶傳奇載感甄賦之因，文字淺俗不可信，元微之代曲江老人百韻有「班女恩移趙，思王賦感甄」，何也？

李善注感甄賦云：「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〈甄逸女「甄」後原有「后」字，據繆校刪。文選無「后」字。〉，既不遂〈既不遂「既」原脫，據繆校補。文選有「既」字。〉，太祖回，與五官中郎將。植殊不平，晝思夜想，忘寢與食。黃初中，入朝。帝示植甄后玉縷金帶枕〈帝示植甄后「甄后」二字原脫，據繆校補。文選有「甄后」二字。〉，植見之，不覺泣下。時已爲郭后讒死。帝意亦悟，因令太子留宴飲，以枕賚植。植還，度轘轅，將息洛水上，忽見女子來，自云：『我本託心君王，其心不遂，此枕是我嫁時從

嫁，前與五官中郎將，今與君王。遂用薦枕席，歡情交集，豈常辭能具〈豈常辭能具此五字，原脫，據繆校補。文選有此五字。〉？』又云：『豈不欲常見，但爲郭后以糠塞口，今被髮掩面〈今被髮掩面「今」原作「令」，誤。據文選注文改。〉，羞將此形貌重覩君王耳。』言訖，遂不復見所在。遣人獻珠於王，王答以玉佩，悲喜不能自勝，因作感甄賦。後，明帝見之，改爲洛神賦。」云。

孔融傳云：「初，曹操攻屠鄴城，袁氏婦子多見侵掠，而操子丕納袁熙妻甄氏。」魏略云：「鄴城破，文帝入紹舍，后怖〈后怖「怖」原脫，據繆校補。三國志卷五文昭甄皇后傳注文引魏略有「怖」字。〉，脅伏姑膝上，帝令舉頭就視，見其顏色非常。太祖聞其意，爲迎取之。」

水碧

李太白過彭蠡湖詩云：「水碧或可採，金膏秘莫言。余將振衣去，羽化出囂煩。」江文通擬王徵君詩云：「水碧驗未黷，金膏靈詎緇。」翰曰：「水碧，水玉也。金膏，仙藥也。」又擬郭璞云：「傲睨摘木芝，凌波採水碧。」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作：「靈物吝珍怪〈靈物吝珍怪原作「雲物多珍怪」。文選卷二０謝靈運入彭蠡湖一首作「靈物吝珍怪」，今從。繆校作「靈物名珍怪」；「名」當爲「吝」之誤。〉，異人祕精魂。金膏滅明光，水碧輟流溫。」注云：「水碧，水玉也。此江中有之，然皆滅其明光，止其溫潤〈止其溫潤繆校「其」作「見」。文選六臣注「潤」下有「而不見」三字。〉。」穆天子傳：「河伯示汝黃金之膏。」山海經云：「耿山多水碧。」又云：「柴桑之山，潯陽水，其下多碧，多冷石赭。」未知何物。余常見墨子、道書〈常見繆校「常」作「嘗」。〉，大藥中有水脂碧者當是。洪炎雜家引舊説云：「宮亭湖中，有孤石介立，周圍一里，竦直百丈，上有玉膏可採。」梅聖俞聽潘歙州話廬山詩云：「絶頂水底花，開謝向淵腹。風力豈能加，日氣豈能　　。攬之不可得，滴瀝空在掬。」豈非水碧耶！予久遊廬山，不聞有此。

欸乃

柳子厚詩云：「漁翁夜傍西巖宿，曉汲清湘燃楚竹。烟消日出不見人，欸乃一聲山水綠。」欸，音襖；乃，音靄：相應之聲也。今人誤以二字合爲一。劉言史瀟湘游云：「夷女采山蕉，緝紗浸江水。野花滿髻妝色新〈滿髻「髻」原作「鬢」，今從繆校。全唐詩卷四六八劉言史之詩作「髻」。〉，閒歌曖迺深峽裏。曖迺知從何處生，當時泣舜斷腸聲。

」此聲同而字異也。「曖迺」即「欸乃」字。

崇讓坊

李義山崇讓宅讌詩：「風過迴塘萬竹悲。」洛陽有崇讓坊，有河陽節度使王茂先宅，李即茂先之婿。韋氏述征記云：「此坊出大竹及桃。」

屈原賦篇數

離騷九歌，章句名曰九，而載十一篇，何也？曰：九以數名之，如七啟、七發，非以其章名。或云國殤、禮魂不在數。若除國殤、禮魂，只二十三篇。韓文公云：「屈原離騷二十五。」王逸云：「漁父以上二十五，合國殤、禮魂也。」劉淵林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辭，曰「蔀也必獨立」，引卜居之辭，曰「橫江潭而漁」。今閱二篇，又無是二句，信有闕文。淵林出漢後，何爲獨見全書也？嘗有策問云：蕭統文選載九歌，無國殤、禮魂。晁無咎謂大招古奧，疑原作。今起離騷經、遠遊、天問、卜居、漁父、大招，而云九章、九歌又十八，則原賦存者，二十四篇耳。惜誓盡敍原意〈惜誓「誓」原作「哲」，據繆校改。下同。楚辭王逸章句卷一一作「誓」。〉，末云：「鸞鳳之高翔，見盛德而後下。」與賈誼弔屈原文云：「鳳凰翔於千仞兮，覽德輝而下之。」斷章趣同，將誰效之也？抑固二十五篇之一，未可知也？若如文選去國殤、禮魂，以大招、惜誓補，則二十五篇，似爲足矣。「橫江潭而漁」，揚雄答客難有之，如賈逵、班固於離騷經，嘗以所見改易無疑，則九章、卜居，如王逸輩或有改易，未可知也。書之闕文，未易深考。

杜詩野航恰受兩三出處

杜甫：「野航恰受兩三人。」晉郭翻乘小舟歸武昌，安西將軍庾亮造之，以其船狹小，欲就引大船〈欲就引大船「欲」原脫，據晉書卷九四郭翻傳補。按：郭翻實未上庾亮之船。〉。翻曰：「使君不以鄙賤而猥辱臨之〈猥辱臨之繆校「猥」作「爲」。〉，此固野人之船也。」

李商隱詩誤用事

李商隱詩云：「何人書破蒲葵扇，記看南塘移樹時。」蒲葵，棕櫚也。晉陽秋：謝太傅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，安問歸資，答曰：「唯有五萬蒲葵扇。」安乃取其中者執之，其

價數倍。又，王羲之見老姥持六角扇賣之，因書其扇各五字〈五字繆校「字」作「自」。按，作「自」，屬下句讀。〉，老姥初有難色，羲之謂曰：「但云右軍書，以求百金。」姥從之，人競買之。乃二事誤用也。

洗兵馬

杜甫洗兵馬。左太冲魏都賦云：「洗兵海島，刷馬江州。」六韜：「武王問太公：『雨輜車至軫，何也？』曰：『洗甲兵也。』」魏武兵要曰：「大將將行，雨濡衣冠，是謂洗兵。」

蛤蜊文蛤一潮生一暈

海上人云：「蛤蜊、文蛤，皆一潮生一暈。」

木一歲生一節

凡木一歲生一節，來歲復於節上再長也〈凡木云云此條原脫，據繆校補。〉。

御前甲仗庫

趙純師孟云：澶淵之役，班師，留兵器於開德府，謂之御前甲仗庫。著令監官四員，兩員宗室。庫內有張承業財計書、李克用兵法。此書，今亡。

真贋

真贋。贋，偽也。韓非子云：「宋人求饒鼎。魯人云：『真也。』齊人曰：『贋也。』」

兼年之食

夏歸藏云：士無兼年之食，遇天飢，妻子非妻子也；大夫無兼年之食，遇飢與喪，臣妾非其有也；國無兼年之食，遇天飢，百姓非所有也。戒之哉！

綢繆有數義

「綢繆」兩字，而有數義。詩云：「綢繆牖戶。」注云：「纏綿也。」王粲云：「綢繆清燕娛。」五臣云：「綢繆，親重貌。」吳質答東阿王書云：「是何慰喻之綢繆乎？」注云：「綢繆，殷勤之意也。」

老杜空中書出處

老杜送孔巢父：「幾歲寄我空中書。」用史宗引小兒騰空覺脚下有波濤寄書事，乃蓬萊仙人也。洪慶善云「空中書乃鴈足書」，非也。

酒謂之歡伯

酒謂之歡伯。焦貢易林坎之兌、遯之未濟辭云〈焦貢隋書卷三四經籍志三「貢」作「贛」。〉：「酒爲歡伯，除憂來樂。福喜入門，與君相索。」伯音博，協音也。

金釵乃糯米之名

王琪君玉金陵飲酒詩云：「蜀江雪浪來天際，一派泉春寶釵碎。」蓋謂水碓舂金釵糯也。金釵乃糯米之名。詩載荊公集中，非是〈王琪云云此條原接「酒謂之歡伯」條後，與該條爲一條。今據繆校，另爲一條。條中「雪浪」，繆校作「浪雪」。〉。

荳蔻

杜牧之詩云：「娉娉嫋嫋十三餘，荳蔻梢頭二月初。」不解「荳蔻」之義。閱本草，荳蔻花作穗，嫩葉卷之而生，初如芙蓉穗頭，深紅色，葉漸展，花漸出，而色微淡。亦有黃白色，似山薑花，花生葉間，南人取其未大開者謂之含胎花〈含胎花「含」原作「舍」，誤刊，據嘉靖本改。〉，言尚小於妊身也。

蘭亭會

東坡和陶詩云：「再遊蘭亭，默數永和。」考蘭亭之會，自右軍、謝安，凡四十二人。後，大曆中，朱迪、呂渭、吳筠、章八元等三十七人〈呂渭「渭」原作「謂」，據繆校改。按：渭乃唐大曆間人，新唐書卷一六０有傳。〉，經蘭亭故池聯句，有「賞是文辭

會，歡同癸丑年」之句，必有此事也。

陶淵明閑情賦所自

陶淵明閒情賦必有所自，乃出張衡同聲歌云：「邂逅承際會，偶得充後房。情好新交接，鬱慄若探湯。願思爲莞席，在下蔽匡牀。願爲羅衾幬，在上衛風霜。」

僕謂我

東坡濁醪有妙理賦云：「濁者以飲吾僕，清者以飲吾友。」僕謂我也，或以爲奴僕，誤矣。

西子歸宿

吴越春秋云：「吴國亡〈吴國亡「亡」原脱，據繆校補。〉，西子被殺。」杜牧之詩云：「西子下姑蘇，一舸逐鴟夷。」東坡詞云：「五湖間道，扁舟歸去，仍攜西子。」予問王性之，性之云：「西子自下姑蘇，一舸自逐范蠡，遂爲兩義，不可云范蠡將西子去也。」嘗疑之，別無所據。因觀唐景龍文館記宋之問分題得浣紗篇云：「越女顔如花，越王聞浣紗。國微不自寵，獻作吴宫娃。山藪半潛匿，苧羅更蒙遮。一行霸勾踐，再笑傾夫差。艷色奪常人，效顰亦相誇。一朝還舊都，靚粧尋若耶。鳥驚入松網〈松網「網」原作「蘿」。全唐詩卷五一、唐詩紀事卷一一作「網」，今從。繆校作「綱」，以形近致誤。〉，魚畏沉荷花。始覺冶容妄〈冶容妄「妄」原作「妾」，據全唐詩、唐詩紀事改。〉，方悟羣心邪〈方悟「悟」原作「悞」，據繆校改。唐詩紀事、全唐詩作「悟」。〉。」此詩云復還會稽，又與前不同，當更詳考。

石經

蔡中郎石經：漢靈帝熹平四年，邕以古文、篆、隸三體書五經，刻石於太學。至魏正始中，又爲一字石經，相承謂之七經正字。唐志又有今字論語二卷，豈邕五經之外，復有此乎？隋經籍志，凡言一字石經，皆魏世所爲；有一字論語二卷，不言作者之名，遂以爲邕所作，恐唐史誤。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，至河濱，岸崩，石沒於水者幾半。隋開皇中，又自鄴運入長安，尋兵亂廢棄。唐初，魏鄭公鳩集所餘，十不獲一，而傳拓之本，猶存祕府。當時一字石經猶數十卷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。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。魏

石經近世猶存，堙滅殆盡。

往年，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，識而收之〈識而收之「收」原作「取」，今從繆校。〉，凡得尚書、論語、儀禮，合數十段。又有公羊碑一段，在長安，其上馬日磾等所正定之本，據洛陽記日磾等題名，本在禮記碑〈本在禮記碑「碑」字原脫，據繆校補。後漢書卷六０下蔡邕傳注文引洛陽記有「碑」字。〉，而乃在公羊碑〈而乃在公羊碑「而」後有「日磾」二字，據繆校刪。蔡邕傳注文引洛陽記無「日磾」二字。〉，益知非邕所爲也。尚書、論語之文，今多不同，非孔安國、鄭康成所傳之本也。獨公羊當時無他本，故其文與今文無異。然皆殘缺已甚。

宋敏求洛陽記云：漢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石。熹平四年，蔡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、光祿大夫楊賜、諫議大夫馬日磾、議郎張訓韓説、太史令單颺等奏定六經刊於碑後〈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「楊賜諫議大夫」六字原脫，據後漢書蔡邕傳補。〉，諸儒晚學，咸取正焉。及碑始立，其觀視及筆寫者，車乘日千餘兩，填塞街衢。其碑爲古文、篆、隸三體，立太學門外。又云：魏正始中，立篆、隸、古文三字石經，又刊文帝典論六碑，附其次於太學，又非前所謂一字石經也。

又，晉石經，隸書，至東魏孝靜遷於鄴，世所傳一字石經，即晉隸書，又非魏碑也。今漢碑不存，晉、魏石經亦繆謂之蔡邕字矣。唐秘書省內有蔡邕石經數十段，後魏末自洛陽徙至東宮，又移將作內坊。貞觀四年，魏徵奏於京師祕書內省置，武后復徙於祕書省，未知其一字與三字也。

寤生

左氏：「莊公寤生，驚姜氏，故名曰寤生，遂惡之。」杜預曰：「寐寤而莊公已生，故驚而惡之甚，言其生之易也。」據風俗通，不舉寤生子，俗説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者，謂之寤生子，妨父母。鄭武公老終天年，姜氏亦然，豈有妨父母乎！其説與杜預異。

紹興和旨樓

紹興府軒亭臨街大樓，五通神據之，士人敬事。翟公巽帥越，盡去其神，改爲酒樓。神座下有一大酒字，亦非偶然，目爲和旨樓。取食貨志「酒酤在官，和旨便人」。

花中三十客

昔張敏叔有十客圖，忘其名。予長兄伯聲嘗得三十客：牡丹爲貴客，梅爲清客，蘭爲幽客，桃爲妖客，杏爲豔客，蓮爲溪客，木犀爲巖客，海棠爲蜀客，躑躅爲山客，梨爲淡客，瑞香爲閨客，菊爲壽客，木芙蓉爲醉客，酴醾爲才客，臘梅爲寒客，瓊花爲仙客，素馨爲韻客，丁香爲情客，葵爲忠客，含笑爲佞客〈含笑「含」原作「舍」，據嘉靖本改。〉，楊花爲狂客，玫瑰爲刺客，月季爲癡客，木槿爲時客，安石榴爲村客，鼓子花爲田客，棣棠爲俗客，曼陀羅爲惡客，孤燈爲窮客，棠梨爲鬼客。

古冢亭題詩

襄漢隱者躬耕數畝，因古冢爲亭，往來題詩甚富。一日，柱間得一絶，相傳呂公作也：「冢上爲亭鬼莫嗔，冢頭人即冢中人。憑欄莫起存亡意，除却虛空總是塵。」

洛中董氏琴

長兄伯聲云：洛中董氏蓄雷琴一張，中題云：「山虛水深，萬籟蕭蕭。古無人蹤，惟石嶕嶢。」狀其聲也。其外漆下隱有朱書云：「洛水多清泚，崧高有白雲。聖朝容隱逸，時得詠南薰。」此詩見宋之問集。

滕達道雷琴

滕達道蓄雷威琴，中題云：「石山孫枝，樣剪伏羲。將扶大隱，永契神機。」徐浩書字，類石經，今歸居氏矣。

大曆琴

嘗見一琴，中題云：「唐大曆三年仲夏十二日，西蜀雷威於雜花亭合。」

莫承之琴

莫承之琴池之側，有隸字云：「中平四年，逐客蔡邕吴中斷斲。」

忘味琴

李巽伯云：先公得雷威琴，錢氏物也。中題云：「嶧陽孫枝，匠成雅器。一聽秋堂，三月忘味。」故號忘味云。爲當代第一。

澠邑古琴

長兄伯聲云：「昔至澠邑，獲一古琴，中題云：「合雅大樂，成文正音。徽絃一泛，山水俱深。雷威斲〈雷威斲「斲」原作「斷」，今從繆校。〉，歐陽詢書。」陝郊處士魏野家藏，後歸澠人溫氏。予得之，喜而不寐。野嘗有詩云：「棋退難饒客，琴生却問兒。」聲又過忘味云。

僧智和琴

欈李僧智和蓄一琴，雲和樣，天池上題云：「南溟夷島產木，有堅如石文橫銀屑者，夷名曰伽陀羅。余愛其堅，又貴其異，遂用作此。臨岳製。」五行，行七字，下橫四字「李陽冰書」。後，智和云：沒官，迺入樂府，遂入禁中。或云蔡叔羽以錢五萬得之，妄矣。

趙彥安琴

伊南田戶店筧篇谷隱士趙彥安獲一琴，斷文奇古，真蛇蚹也，聲韻雄遠。中題云「霧中山」三字，人莫曉也。後得蜀郡草堂閒話，中載云「雷氏斲琴〈雷氏斲琴「斲」原作「斷」，今從繆校。〉，多在峨眉，無爲霧中三山」，方知爲雷琴矣。

何都巡古鏡

何都巡出古鏡，背龜紐以蓮葉承之，左右彈琴仙人，一鳳皇對舞。蒂有銘云：「對鳳皇舞，鑄黃金蒂。陰陽各有配，日月恒相會。白玉芙蓉匣，翠羽瓊瑤帶。同心人，心相親，照心照膽保千春。」

字晦之鏡

李晦之一鏡，背有八柱十二獸，面微凸，蒂有銘，云：「尚方佳貢大毋傷，左龍右虎辟牛羊，朱鳥玄武順陰陽，子孫備具居中央，長保二親樂富昌。」

鐘樣鏡

近見一鏡，如鐘樣，鼻有大環，有隸字云「一生有十口，前牛無角，後走有口」十三字，下有一虎。其字恐甲午字謎也。

夾鏡

近得一夾鏡，大鼻，叩之中虛。有冠劍四人，一題忠臣伍子胥，一吳王，一越王，一范蠡；又二婦人，云越王二女。皆小隸字，製作奇古。沈存中云：「夾鏡最難得。」

唐會要寫軸

宣和貴人家，有寫唐會要一軸，係第七卷，後題行官楊小瑛書，字畫頗佳。其議山陵疏中，有稱虞世南者〈有稱「有」原脫，據繆校補。〉，至再。上疏則不稱姓，止云世南。

樹萱錄引杜詩

樹萱錄引杜詩云：「鬚似太宗，色映寒谷春。」又云：「子章髑髏血模糊，懷中瀉出呈大夫〈樹萱錄云云此條原脫，據繆校補。繆校「大」後缺文「夫」字，據九家集註杜詩卷七戲作花卿歌補。〉。」

當句對

李商隱有當句對詩云：「密邇平陽接上蘭，秦樓鴛瓦漢宮盤。池光不定花光亂，日氣初涵露氣乾。」亦有當句對而兩句不對者，如陸龜蒙詩云：「但説漱流並枕石，不辭蟬腹與龜腸。」

齊斧

齊斧。虞喜志林：「齊，側階切。凡師出，齊戒入廟受斧，故云齊也。」陳琳云：「腰

領不足以膏齊斧。」服虔注云：「易：『喪其資斧。』」張晏云：「斧，鉞也，以整齊天下。」應劭云：「齊，利也。蕭斧，或云越斧也。」淮南子云：「磨蕭斧以伐朝菌。」蕭之義未詳。太平御覽引漢書王莽傳：「喪其齊斧。」音齋。

豕

劉夢得詩有「杯前膽不豕」〈豕「豕」原作「■〈豕豕〉」，今從繆校。〉。趙嗣有「吞船酒膽豕」。禮部韻、唐韻並無。集韻在山字韻，音呼關切，頑也〈頑也宋詩話輯佚卷上漢皐詩話第一則酒膽豕「頑」作「頑」。〉。

魚逆水上

魚皆逆水上。近有詞云：「江水東流郎又西，問尺素，何由到。」似非也。古樂府緩聲歌云：「思東流之水，必有西上之魚。」

東坡介甫同句

「大木百圍生遠籟，朱絃三嘆有遺音。」東坡、介甫皆有此句。

東坡詩用太白句

東坡詩云：「仙人拊我頂，結髮授長生。」李太白詩也。

自衒自媒出處

梁昭明淵明集敍曰：「自衒自媒者，士女之醜行。」此二句，出陳思王求自試表。李善注云：「越絶書：范蠡自楚之越，越王與言盡日。大夫石賈進曰：衒女不貞〈衒女不貞此四字原脫，據繆校補。文選卷三七曹植求自試表註文有此四字。〉，衒士不信，客歷諸侯，無因自致，非真賢也。」

八蠶之綿

李商隱燒香曲云：「八蠶蜜綿小分炷，獸焰微紅隔雲母。」左太沖吳都賦云：「鄉貢八

蠶之綿。」注云：「有蠶，一歲八育。」雲南志云：「風土多暖，至有八蠶。」言蠶養至第八次，不中爲絲，只可作綿，故云「八蠶之綿」。

雠書

劉向別錄云：雠校書，一人持本，一人讀對，若怨家，故曰雠書。

許渾詩誤入杜牧之集

世傳樊川別集爲杜牧之詩，乃許渾詩。渾有丁卯集烏絲欄上本者，唐彥猷家有數十首，皆樊川外集中詩也。丁卯，乃潤州城南橋名。渾居橋北〈橋北原作「此橋」，今從繆校。〉，謂之丁卯莊。故基尚在。

杜詩弩影出處

杜甫詩云：「弩影落杯中。」風俗通：應彬爲汲令，請主簿杜宣，賜酒，壁上有懸赤弩，照於杯中，形如蛇。宣惡之，謂蛇入腹，遂病。後至其故處，知弩影，遂解。與廣客事相類。梁簡文臥疾詩云：「沉痾類弩影。」

麴塵乃鞠塵之誤

劉禹錫：「龍墀遙望麴塵絲。」使「麴塵」字者極多。禮記月令：「薦鞠衣於上帝，告桑事。」注云：「如鞠塵色。」周禮內司服：「鞠衣。」鄭司農云：「鞠衣，黃桑服也。色如鞠塵，象桑葉始生。」乃知用「麴」、「蘗」字非是。

杜詩有所本

杜甫月詩云：「塵匣元開鏡，風簾自上鉤。」乃用沈雲卿月詩：「臺前疑掛鏡，簾外自懸鉤。」又云：「春水船如天上坐。」沈云：「人如天上坐，魚似鏡中懸。」又云：「嫩蘂濃花滿目斑。」沈云：「園花璅瑣斑。」雖一字，亦有所本也〈杜甫月詩云云繆校：下接「會稽碑論潮」。〉。

牧護歌

山谷題牧護歌後云：「向常問南方衲子，牧護歌是何種語〈牧護歌「歌」字原脫，據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五題牧護歌後補。〉，皆不能説。後見劉夢得作夔州刺史，樂府有牧護歌，似是賽神語，亦不可解。及來黔中，聞賽神者夜歌『聽説儂家牧護』，末云『奠酒燒錢歸去』，雖長短不同，要皆自敍五七十語，乃知蘇溪夔州故作此歌學巴人曲〈蘇溪豫章黃先生文集「溪」作「傒」。〉，猶石頭學魏伯陽作參同契也。」

予長兄伯聲，嘗考火祆字，其畫從天，胡神也，音醯堅切，教法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。本起大波斯國，號蘇魯支，有弟子名玄真，習師之法，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，後行化於中國。

宋次道東京記：「寧遠坊有祆神廟。」注云：「四夷朝貢圖云：康國有神名祆，畢國有火祆祠。疑因是建廟。或傳晉戎亂華時立此。」又據杜預左傳注云：「睢受汴，東經陳留、梁、譙、彭城入泗。此水次有祆神、皆社祠之。蓋殺人而用祭也。」此即火祆之神，其來蓋久。

至唐貞觀五年，有傳法穆護何祿，將祆教詣闕聞奏，勅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，號大秦寺，又名波斯寺。至天寶四年七月，勅：「波斯經教，出自大秦，傳習而來，久行中國，爰初建寺，因以爲名，將以示人，必循其本，其兩京波斯寺，宜改爲大秦寺，天下諸州郡有者準此。」

武宗毀浮圖，籍僧爲民。會昌五年勅：大秦穆護火祆等六十餘人，並放還俗。然而根株未盡〈根株繆校「株」作「荄」。〉，宋公言祆立廟，出於胡俗，而未必究其即波斯教法也。
又嘗見官品令，有祆正。祆法初來，以鴻臚寺爲禮遠令邸，後世因用以僧尼隸焉。設官來歷如此。祆之有正，想在唐室。

段成式酉陽雜俎〈段成式「段」上原有「始」字，據繆校刪。〉：「孝億國界三千餘里，舉俗事祆，不識佛法，有祆祠三千餘所。」又：「銅馬俱在德建國烏滸河中〈烏滸河繆校「烏」作「鳥」，下同。〉，灘流中有火祆祠，相傳祆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，因立祆祠。祠內無像，於大屋下置小廬舍，向西，人向東禮神。有一銅馬，國人言自天而下，屈前足在空中〈空中「空」原作「室」，據酉陽雜俎卷一０物異改。〉，後足入土，自古數有穿視，竟不及其蹄。西夷以五月爲歲，每歲自烏滸河中有馬出，其色如金，與此

銅馬嘶鳴相應，俄復入水。近有大食王不信〈大食王「王」原脫，據酉陽雜俎補。〉，入祆祠，將壞之，忽有火燒其兵，遂不敢毀。」則祆教流行外域，延入中國，蔓衍如此。康國蓋在西。朝貢圖之言，與此合也。

教坊記曲名有牧護子〈牧護子「子」原作「字」，今從繆校。唐樂曲以子名，如何滿子，元稹集有何滿子歌。教坊記有穆（牧）護子。〉，已播在唐樂府。崇文書有牧護詞，乃李燕撰六言文字，記五行災福之説。則後人因有作語爲牧護者，不止巴人曲也。祆之教法蓋遠，而穆護所傳，則自唐也。蘇溪作歌之意，正謂旁門小道似是而非者，因以爲戲，非效參同契之比。山谷蓋未深考耳。且祆有祠廟，因作此歌以賽神，固未知劉作歌詩止效巴人之語，亦自知其源委也。

盧秉鹽法

元豐初〈元豐初盧秉提點兩浙刑獄、施宿東坡先生年譜卷上熙寧五年二月紀事：「以檢正中書吏房公事、殿中丞盧秉爲兩浙提刑。」據此，「元豐初」疑爲「熙寧中」之誤。〉，廬秉提點兩浙刑獄。會朝廷議鹽法，秉謂：

自錢塘縣楊村場上流，接睦、歙等州，與越州錢清場等，水勢稍淡，以六分爲額。楊村下接仁和縣湯村，爲七分。鹽官場爲八分。並海而東，爲越州餘姚縣石堰場、明州慈谿縣鳴鶴場，皆九分。至岱山、昌國，又東南爲溫州雙穊、南天富、北天富，十分。著爲定數。蓋自岱山及二天富，皆取海水煉鹽〈取海水繆校「取」作「收」。〉，所謂熬波也。自鳴鶴西南及湯村，則刮鹺以淋鹵，以分記之，十得六七。鹽官、湯村用鐵盤，故鹽色青白，而鹽官鹽色或少黑，由曬灰故也。湯村及錢清場織竹爲盤，塗以石灰，故色少黃，竹勢不及鐵，則黃色爲嫩，青白爲上，色黑多鹵〈色黑繆校「黑」字後有「即」字。〉，或又有泥石〈又有繆校無「又」字。〉，不宜久停。若石堰以東，雖用竹盤，而鹽色光白，以近海水鹹故爾。

後來法雖小變，公私所便，大抵不易盧法。

秦誓文

秦誓文有三本傳於世：岐陽告巫咸、朝那告大沈、要冊告亞駝。岐陽之石，在鳳翔府署；朝那之石，在南京蔡挺家；亞駝之石，在洛陽劉忱家。

其言述秦穆公與楚成王遂及熊相背十八世詛盟之罪。以史記世家考之，秦十八世當惠文

王，與楚懷王同時，縱橫爭霸，此詛政爲懷王也。懷王十一年，李兌約五國以伐秦，懷王爲從長，〈史記云：蘇秦約六國伐秦，懷王爲長。是年，魏、韓、趙、燕、楚擊秦，齊獨後。時蘇秦已死，戰國策云李兌，明甚。〉秦逆擊之，皆引而歸。今文云「熊相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」是也。後五年，懷王忿張儀之詐，發兵攻秦，敗於藍田。文又云「悉興其衆，以偪我邊境」是也。惠王後十三年，王遣庶長章拒楚師，明年大敗之丹陽，遂取楚漢中地六百里。文又云「克劑楚師，復略我邊城」是也。

或以爲熊商時。商與相，聲相近，而事非是。或以爲頃襄時。頃襄王橫立，乃在秦昭王九年，歷惠文、武王至昭王。是時，楚已失郢，微弱已甚，秦何所畏而詛之哉！或以熊相羋姓。元和姓纂有熊相宜僚；又有熊相祈，爲懷王將，然亦非是。熊相，疑懷王名。史記世家作槐，當時脫誤，遂不可考。今存石本〈石本「石」原作「古」，今從繆校。〉，隨字辨釋，錄之於後。

又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〈又秦嗣王繆校：「又」通作「有」。〉，使其宗祝邵薈布愍告于不〈讀作丕。〉顯大沈久湫，〈久，讀作故。湫，音子由反。亞駝，即滹沱河也，在并州。巫咸，在解州鹽池西南。久湫，在安定郡，即朝那湫也。以下字多假借。〉吕底楚王熊相之多辠。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，是〈王之望讀作寔。〉繆〈勠。〉力同心，兩邦若壹，絆吕婚姻〈絆吕婚姻「絆」原作「緁」，今從繆校。蘇軾詩集卷三鳳翔八觀詛楚文註文亦作「絆」。〉，衿〈音之忍反。〉吕齊盟，曰葉萬子孫〈葉萬庫本作「萬葉」。蘇軾詩集註文亦作「萬葉」。〉，毋相爲不利，親印〈仰。〉大沈久湫而質焉。今楚王熊相，康〈庸。〉回無道，淫失〈佚。〉甚〈音耽。〉亂，宣奢〈古侈字。〉競從，〈縱。〉變輸〈渝。〉盟刺〈盟制「制」原作「刺」，今從庫本。蘇軾詩集註文亦作「制」。〉。內之　〈古則字，下同。〉蔑〈音薄報反。〉虐不姑〈蔑虐「虐」原作「虎」，今從繆校。蘇軾詩集註文作「虐」。〉，〈巫咸、亞駝並作辜字。〉刑戮孕　，〈婦。〉幽刺　〈親。〉戚，拘圉其叔父，寘者〈讀作諸，下同。〉冥室櫝棺之中。外之則冒改久心，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光列〈烈。〉威神，而兼背十八世之詛盟，率諸侯之兵，吕臨加我，欲剗伐我社稷，伐戚〈音許劣反。〉我百姓，求蔑法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邮祠圭玉羲〈犧。〉牲〈求蔑「蔑」原作「篾」，今從繆校。蘇軾詩集註文作「蔑」。〉，逑取　〈古我字。〉邊城新　〈音皇，縣名。〉及　長　，我不敢曰可。今又悉興其衆，張矜意〈音於力反，滿也。籀文億字。〉怒，飾甲底兵，奮士盛師，以偪我邊競，〈境。〉將欲復其貤迹。唯是秦邦之羸衆敝賦，　〈讀作鞏。〉輸〈音俞。〉棧輿，禮使介老將之以吕自救也。〈巫咸、亞駝作毆，古也字。〉亦應　〈讀作受。〉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幾靈德，賜　〈古克字。〉劑〈音遵爲反。爾雅云：剪齊也。

巫咸作作　　字，古制字。亞駝作作　　字。巫咸作「克作　　楚，楚且復略我邊城」無師字。〉「楚師，日復略我邊城，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，箸〈著。〉者石章，吕盟大神之威神。

小學書目

杜鄴子夏尤長小學。小學，謂文字之學也。周禮：八歲入小學，保氏教國子以六書。故因名云。鄴子林好古有雅才，建武中，歷位列卿，至大司空，其正文字過於鄴，故言小學者宗於杜林。

三蒼：蒼頡篇、訓纂篇、滂喜篇。三蒼一卷，郭璞注；秦相李斯作蒼頡篇，揚雄作訓纂篇，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，故曰三蒼；梁有蒼頡二卷，杜林注：見隋經籍志。又，小學篇一卷，晉下邳內史王義撰。又，少學九篇，楊方撰。始字一卷。勤學一卷，蔡邕撰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，班固太甲篇、在昔篇，崔瑗飛龍篇，蔡邕聖皇篇、黃初篇、吳章篇，蔡邕女史篇，合八卷；又幼學二卷，朱育撰；始學十二卷，吳郎中項峻撰；又月儀十二卷。亡。發蒙記一卷，晉著作佐郎束晳撰；張揩字詁。

漢張衡傳注有蒼頡篇。漢安紀注云：「蒼頡篇云：邸，舍也。」又曰：「帝年十歲，好學史書。」注云：「史書者，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書也，凡五十五篇，以教童蒙。」魏王粲傳云：「邯鄲淳博學有才章，善蒼雅蟲篆。」通典云：「漢官儀云：能通蒼頡、史籀篇，補蘭臺令史，滿歲爲尚書郎。」法言：「學蒼頡史篇。」注謂多知奇難之字。

三蒼訓詁三卷，埤蒼二卷，並張揩撰。廣蒼一卷，樊恭撰。見唐經籍志。又有氏字指〈氏字指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、新唐書卷五七藝文志有郭訓字旨篇一卷，無氏字指。〉，何承天纂文〈何承天纂文「文」原作「又」，今從繆校。舊唐書、新唐書均有何承天纂文三卷。〉，有呂忱字林、郭璞三蒼解詁、阮孝緒字略。

益州石笋

杜甫石笋行云：「君不見益州城西門，陌上石笋雙高蹲。古來相傳是海眼，苔蘚蝕盡波濤痕。雨多往往得瑟瑟，此事恍惚難明論。恐是昔時卿相墓，立石爲表今仍存。」

范曄後漢書方術任文公傳：「公孫述時，武擔石折〈武擔石折「石」原作「山」，據後

漢書卷八二上任文公傳改。〉。文公曰：『西州智士死，我乃當之。』三月，果卒。」唐章懷太子賢注云：「武擔，山，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。揚雄蜀王本紀云：『武都丈夫化爲女子，顏色美絶，蓋山精也。蜀王納以爲妃，無幾，物故，乃發卒之武都擔土〈武都「武」原作「成」，據任文公傳註文改。以下「遣五丁之武都擔土」，「武都」原亦作「成都」，亦據任文公傳註文改。〉，葬於成都郭中。號曰武擔。以石作鏡一枚，表其墓。』華陽國志曰：『王哀念之，遣五丁之武都擔土，爲妃作塚，蓋地數畝，高七丈。其石，今俗名爲石笋。』」

又梁益紀云：「石笋二，在子城西門外。」按圖經，在少城中夏門外一百五十步，曾折，再立之，各高丈餘，圍六七尺，云其下即是海眼〈即是海眼原作「是海眼即」，據嘉靖本、庫本改。〉，非也，或云古誓蜀之碑。舊説昔爲大秦寺，其門樓十間，皆以真珠翠碧貫之爲簾，後毀，此其遺跡。每雨後，人多拾得珠翠異物。章懷太子賢，乃高宗第六子，注漢書在儀鳳中。豈杜甫作詩時，漢注未傳耶？抑老杜流寓四方，未之見耶？或見而不以賢言爲然耶？

酉陽雜俎：「蜀石笋街，夏中大雨，往往得雜色小珠，俗謂之地當海眼，莫知其故。故蜀僧惠嶷曰：「前史説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。桓溫怒其太侈，焚之。今在此地，或拾得小珠，時有孔者，得非是乎？博雅：「瑟瑟，碧珠也。」杜陽編有瑟瑟幕，其色輕明虛薄，無與爲比。

梁父吟取意

樂府解題有梁父吟。蜀志諸葛亮傳云：「亮躬耕隴畝，好爲梁父吟。」藝文類聚吟門云：「蜀志：諸葛亮梁父吟云：『日出齊城門〈日出齊城門「日」原作「步」，今從繆校。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五三引此書，亦作「日」。〉，遙望蕩陰里。里中有三墳，纍纍正相似。問是誰家冢？田疆、古冶氏。力能排南山，又能絶地紀。一朝被讒言，二桃殺三士。誰能爲此謀？相國齊晏子。」又青州圖經臨淄縣塚墓門云：「三士塚，在縣南一里。三墳周圍一里，高二丈六尺。」張朏齊記云，是烈士公孫捷、田開疆、古冶子三士塚，所謂「二桃殺三士」者。

唐褚亮梁甫吟曰：「步出齊城門，遙望蕩陰里。里內有三墳，纍纍皆相似。借問誰家塚？田疆、古冶子。」李白有梁甫吟一篇，云：「力排南山三壯士，齊相殺之費二桃。」杜甫李邕登歷下亭云：「不阻蓬蒿興，得兼梁父吟。」又登樓詩云：「可憐後主還祠廟，

日暮聊爲梁父吟。」

陸士衡擬今日良燕會云：「齊僮梁父吟。」李善注云：「蔡邕琴頌曰：『梁父悲吟。』」不知名爲梁父吟何義。張衡四愁詩云：「欲往從之梁父艱。」注云：「泰山，東嶽也。君有德，則封此山，願輔佐君王，致於有德，而爲小人讒邪之所阻。梁父，泰山下小山名。」諸葛亮好爲梁父吟，恐取此意。

能大師

唐李舟作能大師傳：五祖弘忍告之曰：「汝緣在南方，宜往教授，持此袈裟，以爲法信。」一夕南逝。忍公自此言説稍稀，時謂人曰：「吾道南矣。」時人未之悟。壬申，公滅度後，諸弟子求衣不獲，始相謂曰：「此非盧行者所得耶？」使人追之，已去。及大師歸至曹溪，追者未至，遂隱於四會、懷集之間，不言雞足峯前提不起事。

杜甫秋日夔府詠懷有「身寄雙峯寺，門依七祖禪」。鮑欽止注云：第五祖弘忍，在蘄州東山開法，有二弟子，一慧能，受衣法居嶺南，爲六祖。一神秀，在北揚化。引傳燈錄云：北宗神秀禪師，尉氏人，訪道至蘄州雙峯東山寺，遇五祖忍師，以坐禪爲務，乃歎服，曰：「此真吾師也。」其後，神秀門人普寂立其師爲六祖，而自稱七祖。

因檢傳燈錄，神秀法嗣有嵩山普寂禪師無機緣語句〈無機緣語句「句」原脱，據繆校補。四部叢刊三編影印宋刊本景德傳燈錄卷四有「句」字。〉。神秀錄云：「門人普寂、義福等〈門人普寂義福等「義」前原有「居」字，「等」原作「寺」，據景德傳燈錄卷四刪、改。繆校無「居」字。義福全稱西京義福禪師，見景德傳燈錄同上卷。〉，並爲朝野所重。」江西志徹錄云：「自南北分宗，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爲第六祖。」但不見普寂自稱七祖事耳。

按寶林傳：「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，姓司馬氏，本居河南〈河南五燈會元卷一四祖道信大醫禪師、輿地紀勝卷四七淮南西路蘄州仙釋唐四祖道信禪師「南」作「內」。疑作「內」爲是。〉，還於蘄州廣濟〈還於五燈會元、輿地紀勝均有道信「後徙於蘄州廣濟縣」之語。疑「還」爲「遷」之誤。〉，而生隋開皇中，從璨大師受業。至唐武德七年甲申歲，往蘄州破頭山。至貞觀中〈貞觀「貞」原作「真」，據繆校改。〉，方改爲雙峯山。第三十二祖弘忍，七歲出家，事信。」又云：「能大師傳法衣處，在曹溪寶林寺。寶林後枕雙峯。咸亨中〈咸亨「亨」原作「淳」。五燈會元卷一五祖弘忍大滿禪師、六祖慧

能大鑒大師均作「亨」。今據改。按：咸淳乃宋度宗年號。〉，有晉武侯玄孫曹叔良者〈晉武侯玄孫曹叔良九家集註杜詩卷二九註文引釋氏要覽：「曹溪在韶州雙峯寺下，昔晉武侯曹叔良宅也。」清道光十六年懷善堂重刻曹溪通志卷一建制規模有「魏武玄孫曹叔良避地居此」之語；同上卷古迹附曹侯村亦有「魏武帝玄孫曹叔良所居」之語，似「晉武侯」爲「魏武帝」之誤，然未言出處。疑此處有文字訛脫。〉，住在雙峯山寶林寺左，時人呼爲雙峯曹侯溪。至儀鳳中，叔良惠地於大師。自開元、天寶、大曆以來，時人乃號六祖爲雙峯和尚。天監二年，韶陽太守侯敬中奏請爲寶林寺。唐中宗改中興寺，神龍中改爲廣果，開元中改爲建興，上元中改國寧。」

傳後題云：「安南越記：晉初，南方不賓，勅授恒山立曹溪爲鎮界將軍，兼知平南總管。晉室復，後封曹侯爲異姓王，居石角、雙峯二嶠之間。自儀鳳二年，叔良惠地於大師，願陪貴寺，方呼爲雙峯曹侯大師也。」

宋齊丘鳳臺山亭子詩

紹興壬子夏，隨侍先公，應副都督駐軍建康，寓保寧寺，登鳳凰臺，有小碑在亭上，云：

五言三十韻詩一首，題鳳臺山亭子，陳獻司空，鄉貢進士宋齊丘上。

嵯峨壓洪泉，岑峯撐碧落。宜哉秦始皇，不驅亦不鑿。上有布政臺，八顧皆城郭。山蹙龍虎健，水黑螭蜃作。白虹欲吞人，赤驥相搏攫。畫棟泥金碧，石路盤嶢垴。倒挂哭月猿，危立思天鶴。鑿池養蛟龍，栽桐栖鸞鸑。梁間燕教雛，石罅蛇懸殼。養花如養賢，去草如去惡。日晚嚴城鼓，風來蕭寺鐸。掃地驅塵埃，翦蒿除鳥雀。金桃帶葉摘，綠李和衣嚼〈綠李和衣嚼「衣」原作「皮」，今從繆校。全唐詩卷七０三錄此詩作「衣」。〉。貞竹無盛衰，媚柳先搖落。塵飛景陽井，草合臨春閣。芙蓉如佳人，回首似調謔。當軒有直道，無人肯駐脚。夜半鼠窸窣，天陰鬼敲椓。松枯不易立，石醜難安着。自憐啄木鳥，去蠹終不錯。晚風吹梧桐，樹頭鳴嚗嚗。峨峨江令石，青苔何淡薄。不話興亡事，舉首思渺邈。吁哉未到此，褊劣同尺蠖。籠鶴羨鳧毛，猛虎愛蝸角。一日賢太守，與我觀橐籥。往往獨自語，天帝相唯諾。風雲偶不來，寰宇銷一略。我欲烹長鯨，四海爲鼎鑊。我欲取大鵬，天地爲繒繳。安得長羽翰，雄飛上寥廓。

後題云：

前朝天祐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題，後唐昇元三年二月八日，奉勅勒石。崇英殿副使、知院事、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、上柱國王紹顏奉勅書，銀青光祿大夫兼監察御史王仁壽鐫，大宋治平四年九月望日，重摹上石。

後數月，一夕風雨，亭頹倒，石斷裂。

據湘山野錄載：「宋齊丘相江南李先主昇及事中主璟〈宋齊丘相江南李先主昇及事中主璟此處原脫去「昇及事中主」五字，據湘山野錄卷下補。〉，二世皆爲左僕射，璟愛其才，而知其不正。嘗獻鳳凰臺詩，中有『我欲烹長鯨，四海爲鼎鑊，我欲羅鳳凰，天地爲矰繳』之句，皆欲諷其跋扈也，而主終不聽。不得意，上表乞歸九華，其略云：『千秋載籍，願爲知足之人；九朵峯巒，永作乞骸之客。』主知其詐也。」

試考之。先主昇〈先主昇「昇」原作「昇」，據繆校及湘山野錄改。〉，舊名知誥，爲徐溫養子。以天祐九年遷昇州刺史〈昇州刺史「昇」原作「昇」，據庫本改。陸游南唐書卷一烈祖本紀（李昇）。天祐七年五月，授昇州副使，知州事。〉，饒洞天薦宋齊丘於先主。齊丘困於逆旅，鄰娼魏氏女竊賂遺數緡，獲備管幅，遂克投贄，一見，先主賓之以國士。今觀題鳳臺山亭子詩，陳獻司空，乃鄉貢進士時，豈當時所投贄之詩乎〈投贄之詩「詩」原作「時」，據繆校改。〉？後題天祐八年，恐記事者差一年也。

齊丘後事先主爲相，至嗣主時爲太傅，多植朋黨，以專朝權，躁進之士多附之，陳覺、李徵古之徒，恃其勢尤驕慢。徵古嘗勸後主因天變遜位齊丘，賴陳喬以爲不可，後主乃止。鍾模以李德明之死怨齊丘，及奉使歸唐，以陳覺矯周帝之命斬嚴續事言於唐主，唐主命殷崇義詔暴齊丘等事〈唐主命「唐主」二字原缺，據嘉靖本補。〉，聽歸九華舊隱，官爵悉如故。後命鎖其第，穴牆給食。齊丘嘆曰：「吾嘗謀讓皇族於泰州，宜其及此。」乃縊而死，謚曰繆醜。野錄載其跋扈，主終不聽，上表乞歸九華，謬矣。

揄抗舀

生民詩：「或舂或揄，或簸或蹂。」注云：「揄，抒米以出臼也。」箋云：「舂而抒出之。」周官舂人：「女舂抗二人。」鄭注云：「抗，抒臼也。詩云：『或舂或抗。』音由，又音揄，或羊笑反。揄，時女反。」據許叔重説文：揄，引也，羊朱切。抒，把也，神與切。舀，抒臼也。從爪臼。引詩云：「或簸或舀。」又作抌、　　，音以沼切。又集韻：抗、舀、揄，並音由。又抌、舀，音以紹切。緣詩揄與舀並音由，義亦同，故後人

改舀爲蹂也。音以沼者，乃今人以手舀物之舀也。

北苑茶

建州龍焙，面北，謂之北苑。有一泉，極清澹，謂之御泉。用其池水造茶，即壞茶味〈即壞庫本「即」作「不」，疑作「不」是。〉。唯龍園勝、雪白茶二種，謂之水芽。先蒸後揀，每一芽，先去外兩小葉，謂之烏蒂〈烏蒂「蒂」原作「帶」，今從繆校。〉。又次取兩嫩葉，謂之臼合。留小心芽置於水中，呼爲水芽。聚之稍多，即研焙爲二品，即龍園勝、雪白茶也。茶之極精好者，無出於此。每胯計工價近三十千。其他茶雖好，皆先揀而後蒸研，其味次第減也。

茶有十綱。第一、第二綱太嫩，第三綱最妙，自六綱至十綱，小團至大團而止。第一名曰試新。第二名曰貢新。第三名有十六色：龍園勝、雪白茶、萬壽龍芽、御苑玉芽、上林第一、乙夜供清、龍鳳英華、玉除清賞、承平雅玩、啟沃承恩、雪葉〈雪葉繆校「雪」作「雲」。〉、雪英、蜀葵〈蜀葵「葵」原作「蔡」，據繆校改。〉、金錢、玉華、寸金〈寸金「寸」原作「十」，今從繆校。〉。第四有十二色：無比壽芽、宜年寶玉、玉清慶雲、無疆壽龍、萬春銀葉、玉葉長春、瑞雪翔龍、長壽玉圭、香口焙、興國巖、上品揀芽、新收揀芽。第五次有十二色：太平嘉瑞、龍苑報春、南山應瑞、興國巖小龍、又小鳳、續入額、御苑玉芽、萬壽龍芽、無比壽芽、瑞雪翔龍〈瑞雪翔龍繆校「雪」作「雲」。〉、先春太平嘉瑞、長壽玉圭。已下五綱，皆大小團茶也。

餂

孟子曰：「士未可以言而言，是以言餂之也。可以言而不言，是以不言餂之也。是皆穿窬之類也。」

趙岐注云：「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，欲以言取之也，是失言也。知賢人可與言，反欲以不言取之，是失人也。」章指注云：「取人不失其臧否。」孫奭音義曰：「今按古本及諸書並無此餂字。」郭璞方言注云：「音忝，謂挑取物也，其字從金。」今其字從食，與方言不同，蓋傳寫誤也。本亦作餂〈本亦作餂「餂」原作「餂」，今從繆校。〉，音奴兼反。按玉篇，食字部有餂字。注：音達兼反，古甜字。然則字書非無此字，第於孟子言餂之義不合耳。

今以孟子之文考餂之義，則趙岐以餂訓取是也。當如郭氏方言，其字從金爲銛。據玉篇、廣韻：餂，音他點反，取也。其義與孟子文合。廣韻：上聲，餂，音忝而平聲，又有銛字，音纖，訓曰利也。許氏説文以銛爲鍫屬，乃音纖者，其義與音忝者不同，各從其義也。

孫奭曰：「本亦作餂，音奴兼反。」此別本孟子也。古之經書，皆有別本，其用字多異同。廣韻：又，餂，音黏，食麥粥也。於孟子之文愈不合，蓋別本孟子誤=尤甚。

光祿大夫門施行馬

漢官儀云：「光祿大夫，秩比千石。不言屬光祿勳，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。」

魏志：「黃初四年，楊彪爲光祿大夫，詔給吏卒，門施行馬。」晉紀云：「致仕及遜位者，給牀、帳、簟、褥，賜錢二十萬，給吏卒，門施行馬。」王隱晉書云：「劉毅，字仲雄，年七十告老，以光祿大夫致仕，門施行馬，賜錢百三十萬。」晉書云：「王覽爲宗正卿，致仕，詔遣殿中監療疾給藥，後轉光祿大夫〈後轉「後」原作「復」，今從繆校。晉書卷三三王覽傳作「後」。〉，門施行馬。」干寶晉書記尚書僕射李涓母喪，拜金紫光祿大夫，給吏卒，門施行馬。晉中興書：「蔡謨免。皇太后詔以謨爲右光祿大夫，開府儀同三司，遂以疾篤不朝，詔賜几杖〈几杖繆校「几」作「鳩」。〉，門施行馬。」晉書：「華表，字偉容，歆字也。太始中爲太中大夫，賜祿與卿同，門施行馬。」

杜甫贈李龜年詩考究

江季恭説〈江季恭説「恭」原作「共」。繆校註平聲，讀恭。按江季恭，名端禮，晁説之嵩山文集卷一九有墓誌銘。今改「共」爲「恭」。〉：杜甫贈李龜年詩，非甫所作。蓋岐王死時，與崔滌死時，年尚幼。又甫天寶亂後，未嘗至江南也。

范據雲溪友議言：「明皇幸岷山，伶官奔走，李龜年奔迫江潭，甫以詩贈龜年。」云云。又云：「龜年曾於湘中採訪使筵上〈曾於「曾」原作「訪」，據繆校、嘉靖本改。雲溪友議卷中雲中命作「曾」。〉，唱『紅豆生南國，秋來發幾枝，贈君多採擷，此物最相思』云云。歌闋，莫不望行在而慘然。龜年唱罷，忽悶絶仆地，以左耳微暖，妻子未忍殯殮，經四日乃蘇，曰：我遇二妃，令教侍女蘭苕唱祓禊畢，放還。且言主人即復長安，而有中興之主也。謂龜年，汝何憂乎！」時甫正在湘潭，或有此詩，更須考究。

木瓜

詩曰：「投我以木瓜，報之以瓊琚。投我以木桃，報之以瓊瑤。投我以木李，報之以瓊玖。」傳曰：「木瓜，楙木，可食之木也。」
按詩之意，乃以木爲瓜、爲桃、爲李，俗謂之假果者，蓋不可食、不適用之物也，亦猶畫餅、土飯之義爾。投我以不可食、不適用之物，而我報之以瓊玉可貴之物，則投我之物雖薄，而我報之實厚。衞國有狄人之敗，出處於漕，齊威公救而封之，遺之車馬器服，衞人思之，欲厚報之，則投我雖薄，而我思報之實欲其厚，此作詩者之意也。鄭箋以木瓜爲楙木，則是果實之木瓜也，誤矣。初學記、六帖於果實木瓜門，皆引衞風木瓜之詩，亦誤。

昔之記言者謂孔子曰：「吾於木瓜，見苞苴之禮行焉。」按木瓜詩，投報之辭，以爲喻爾，未見真有投報也，恐非孔子之言。

勺藥

溱洧詩：「贈之以勺藥。」古今注：「勺藥，一名可離，將行則送之〈古今注勺藥一名可離將行則送之此十四字原脫，據繆校補。〉。」江淹別賦；「下有勺藥之詩。」

子虛、南都二賦言勺藥者，乃以魚肉等物爲醢，食物也。子建七發、張景陽七命「勺藥」云云。五臣注：「勺，音酌；藥，音略。」廣韻亦有二音。子虛賦諸家皆誤以爲溱洧之勺藥。韓退之偃城聯句詩云：「兩相鋪氍毹，五鼎調勺藥。」又曰：「但擲顧笑金，難祈却老藥。」二藥不同音也。

行李

唐李濟翁資暇錄云：「古使字作　　〈古使字作　　「　　」原作「李」，據繆校改。本條「以此知其非改古文爲　　也」、「李濟翁不言　　字出何書」之「　　」字，原亦作「李」，今亦據繆校改，不另出校。資暇錄作「　　」。〉。左氏春秋傳言行李乃是行使，後人誤爲李字。」春秋僖公三十年，左氏傳云：「若舍鄭以爲東道主，行李之往來，共其困乏。」杜預曰：「李，使人也。」又襄公八年，左氏傳云：「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。」杜預曰：「行李，行人也。」又昭公十三年〈昭公十三年「十三」原作「十二」，據嘉

靖本改。春秋左傳正義卷四三作「十三」。〉，左氏傳曰：「諸侯靖兵〈諸侯靖兵「兵」原作「共」，據春秋左傳正義卷四六改。〉，好以爲事，行理之命，無月不至。」杜預曰：「行理，使人通聘問者。」或言理，或言李，皆謂行使也。但文其言謂之行李，亦作理耳，以此知其非改古文爲　　也。古文字多矣，李濟翁不言　　字出何書，未可遽爾泛舉而改作也。劉孝威結客少年場行云：「少年李六郡，遨遊遍五都。」李作使音。

王甫將明夢前世事

故相王甫將明爲館職時〈王甫將明「將明」二字原脫，據繆校補。唐有皇甫湜，字持正，新唐書卷一七六有傳；又有皇甫惟明，全唐文卷三五七有文。疑「王甫」爲「皇甫」之誤。〉，夜夢至一山間，古松流水，杳然幽深，境色甚異，四無人跡。忽遇一道人，引至一處，過松下，有廢丹竈，又入，有茅屋數間，道人開之，云：「公之所居也。」塵埃蓬勃，似久無人居者。壁間見題字，云：「白髮高僧酷愛閑〈白髮高僧酷愛閑「閑」原作「閒」，今從繆校。按：此下有「從此松根丹竈閒」之句，作「閑」是。〉，一鉼一鉢老山間。只因窺井生一念，從此松根丹竈閒。」恍然悟其前世所居。已失道人，遂回。天大雷雨，龍起雲中，意甚恐懼，遂寤。其婢亦魘於室中，呼之覺，問之，云：「適爲雷雨所驚。」頗異之。來日，館中曝書，偶觀架上小説，內載婦人窺井生男事云。孫仲益有王太傅生日詩云：「了了三生夢，松根冷煅爐。」用此事也。窺井事，見博物志。

羅隱牡丹詩

羅隱牡丹詩云：「可憐韓令功成後，虛負穠華過此身。」據白廷翰唐蒙求韓令牡丹注云：「元和中，京師貴游尚牡丹，一本直數萬。韓滉私第有之，遽命斸去，曰：『豈效兒女耶！』」

韓中令鳳州詩

李挺之，諱之才。慶曆中，以殿中丞爲澤州從事。時韓中令宣撫河東，委以秦鳳鑄鐵錢事。行次鳳州，爲絶句云：「去年三月洛城遊，今日尋春到鳳州。欲托雙魚附歸信，嘉陵江水不東流。」挺之族孫君翁，熙寧中，爲邵堯夫言之〈爲邵堯夫言之，「爲」原缺，據庫本補。〉。

善棋道人

蔡州褒信縣有棋師閔秀才説：「嘗有道人善棋，凡對局，率饒人一先。後死於褒信，託後事於一村叟。數年後，叟爲改葬，但空棺衣衾而已。道人有詩云：『爛柯真訣妙通神，一局曾經幾度春。自出洞來無敵手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』」

選家選詩各有意

殷璠爲河嶽英靈集，不載杜甫詩。高仲武爲中興間氣集，不取李白詩。顧陶爲唐詩類選，如元、白、劉、柳、杜牧、李賀、張祐、趙嘏皆不收。姚合作極玄集，亦不收杜甫、李白。彼必各有意也。

常建竹逕句或有異文

常建有題破山寺後院詩云：「竹逕通幽處，禪房花木深。」余觀又玄集、唐詩類選、唐文粹，皆作「通」。熙寧元年，歐陽永叔守青，題廨宇後山齋云：「竹逕遇幽處。」有以青社石本往河內以示邢和叔〈青社原作「樗杜」，據繆校改。按：史記卷六０三王世家「受茲青社」句下索隱：皇子封爲王，受天子太社之土，若封東方諸侯，則割青土；齊在東方，故曰青社。北宋時，京東東路治青州，見元豐九域志卷一。人以青社稱青州，參蘇軾文集卷五八與米元章第一簡。歐陽修官於青州，作「青社」爲是。〉。始未見時，亦頗疑其誤，及見碑，反覆味之，亦以爲佳，竟不知有別本耶？抑永叔自改之耶？古人用一字，亦不苟也。

半月泉

李紳題天衣寺詩：「殿湧全身塔，池開半月泉。」此泉隱於巖下，雖月圓，池中只見其半，最爲佳處。紹興初，愚禿法聰遂鑿開巖上，易名爲滿月泉，甚可惜也。

道人高坦書詩留別

熙寧間，江寧府句容簿，失其姓名。至茅山，遇道人高坦，被髮跣足，與簿劇談，飲酒終日，書一詩，留別而去，莫知所之。詩云：「巖下相逢不忍還，狂歌醉酒且盤桓。仇香莫問神仙事，天上人間總一般。」

王防言杜詩

王防元規嘗云：「杜詩古本：『辭人解作清和頌〈辭人解作清和頌「解」原作「角」，據庫本改。〉，詩成珠玉在揮毫。』蓋爲和舍人，故云。」又云：「『青青竹笋迎船出，白白江魚入饌來。』蓋爲送扶侍，故云。」

杜甫未嘗誤用事

劉貢父詩話云：「文人用事誤錯，雖有缺失，然不害其美。杜甫云：『功曹非復漢蕭何。』據光武謂鄧禹『何以不掾功曹』。又曹參嘗爲功曹，云鄧侯，非也。」按：蕭何爲主吏掾，即功曹也。注在史記高祖紀。貢父博洽，何爲不知？杜謂之詩史，未嘗誤用事。

青州劉槩詩

青州有劉槩，方富韓公守青時，遇之甚厚。因得臨朐縣西南官地曰冶源，結茅居之。有雜文及詩歌，其子印行。青人傳其詩，有「西軒忽見好溪山，一丈閒愁減三尺」。末句云：「讀書誤人四十年，有時醉把闌干拍。」別見溫公詩話。

杜詩駕鼓車出處

杜詩云：「吾聞駕鼓車，不合用騏驥。」皆言漢文帝以千里馬駕鼓車，殊不知南史王融與宋弁等論騏驥駕鼓車也。按，漢文止却千里馬，建武中以千里馬駕鼓車爾。

木蘭舟詩

「洞庭春水綠於雲，日日征帆送遠人。曾向木蘭舟上過，不知元是此花身〈不知元是此花身繆校「元是」作「身是」。〉」。一小説：唐末，館閣數公泛舟，以木蘭舟爲題〈木蘭舟「舟」原脱，據繆校補。〉。忽一貧士，登舟作此，諸公覽詩大驚，物色之，乃李義山之魄，時義山下世久矣。又嵐齋集載此詩，陸龜蒙於蘇守張搏座上賦此木蘭堂詩。未知孰是？

李杜與鮑謝

後漢范滂母謂滂曰：「汝得與李、杜齊名，死亦何恨。」唐人謂李白、杜甫爲李、杜。子美詩云：「李、杜齊名真忝竊。」用後漢事也。南史謂鮑照、謝玄暉爲鮑、謝。又鮑防與謝良弼友善，人謂之鮑、謝。

詩史

或謂詩史者，有年月、地理、本末之類，故名詩史。蓋唐人嘗目杜甫爲詩史，本出孟棨本事，而新書亦云。

仵磐詩

「太一峯前是我家，滿牀書籍舊生涯。春城戀酒不歸去，老却碧桃無限花」。此仵磐艮翁詩。終南人。父信，本軍職，終文思副使，以蔭補借職。元豐中，監青州臨淄酒稅。或以此詩題酒樓，皆云是神仙作也。

試滷之法

予監台州杜瀆鹽場，日以蓮子試滷，擇蓮子重者用之。滷浮三蓮、四蓮，味重；五蓮，尤重。蓮子取其浮而直，若二蓮直，或一直一橫，即味差薄。若滷更薄，即蓮沉於底〈即蓮沉於底能改齋漫錄卷一五論鹽引此條，「蓮」後有「蓬」字。〉，而煎鹽不成。閩中之法，以鷄子、桃仁試之，滷味重，則正浮在上；鹹淡相半，則二物俱沉。與此相類。

去淋下滷水中他水之法

淋下滷水，或以他水雜之，但識其舊痕，以飯甑蓋之於中，掠去面上水〈掠去面上水繆校「掠」作「抗」。疑作「抗」爲是。康熙字典引集韻謂「抗」乃「舀」字重文。參本卷揄抗舀條。〉，至舊處，元滷盡在，所去者皆他水。或以甑箄隔之亦可，以他物則不可分矣。此理未曉。孔融論云：「弊箄不能救鹽池之滷。」即此事也。鍊化術云：「飲食過鹹，以飯箄竹數條炙之，着其中，則汁便淡。」

張在題青龍寺院壁詩

青龍寺老柏院，有布衣張在題一絶於院壁：「南鄰北舍牡丹開，年少尋芳去又回。唯有君家老柏樹，春風來似不曾來。」元祐中，州學教授畢仲愈題跋，刻石於平嵐亭上。

杜詩四事出處

杜甫贈韋十六評事：「子雖軀幹小。」晉書載記：「劉曜時，壯士陳安戰死，隴上歌之曰：『隴上健兒有陳安，軀幹雖小腹常寬』。」秋興云：「聞道長安似弈棋。」蓋用甯子視君如弈棋事。絶句云：「即看翡翠蘭苕上。」用郭景純遊仙詩。移居贈衛大郎：「清襟照等夷〈清襟照等夷「襟」原作「燈」，庫本作「襟」，今從。九家集註杜詩卷三四作「襟」。〉。」用任彥昇王文憲集序引袁粲答儉詩〈答儉詩「答儉」二字原脫，據繆校補。文選卷四六任彥昇王文憲集序注謂文憲名儉。〉：「之子照清襟。」

宋玉宅

李君翁詩話：「卜居云：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？』詩人皆以爲宋玉事，豈卜居亦宋玉擬屈原作耶？庾信哀江南賦云：『誅茅宋玉之宅。』不知何據而言？」

此君翁之陋也。唐余知古渚宮故事曰〈余知古「知」原脫，據繆校補。宋史藝文志：渚宮故事，乃余知古撰。〉：庾信因侯景之亂，自建康遁歸江陵，居宋玉故宅。宅在城北三里，故其賦曰：「誅茅宋玉之宅，穿徑臨江之府。」老杜送李功曹歸荊南云：「曾聞宋玉宅，每欲到荊州。」是也。又在夔府詠懷古跡云：「搖落深知宋玉悲。」「江山故宅空文藻。」然子美移居夔州入宅詩云：「宋玉歸州宅，云通白帝城。」蓋歸州亦有宋玉宅，非止荊州也。李義山亦云：「却將宋玉臨江宅，異代仍教庾信居。」

擁劍非魚

何遜詩云：「躍魚如擁劍。」孟浩然詩云：「游魚擁劍來。」按，擁劍，如彭蜞之類，蟹屬，一螯偏大，故謂之擁劍，非魚也。

杜詩社日用伏日事不誤

杜甫詩：「尚想東方朔，詼諧割肉歸。」社日用伏日事，蘇、黃皆以爲誤也。史記年表：秦德公二年，始作伏祠。社乃同日。至漢方有春秋二社，與伏分也。

杜詩魚龍夜鳥鼠秋

老杜：「水落魚龍夜，山空鳥鼠秋。」陸農師引水經：「魚龍以秋日爲夜。」按，龍，秋分而降，則蟄寢於淵。龍以社日爲夜，豈謂是乎？又，鳥鼠同穴者，鼠與鳥爲雌雄〈鼠與鳥爲雌雄繆校無「鼠」字。〉，似鼠而尾短，在內，鳥在外。魚龍，水名。鳥鼠，山名。鳥鼠秋而魚龍夜，是詩兩句而含三事也。

李嘉祐詩露冕出處

李嘉祐守台州詩云：「春塘露冕歸。」華陽國志云〈華陽國志云自「云」字以下至本條之末「以彰有德」云云，不見華陽國志，而見於後漢書卷二六郭賀傳。疑作者誤標「華陽國志」，今姑仍其舊。〉：「郭賀爲荊州刺史，百姓歌之，曰：『厥德仁明郭喬卿。』明帝到南陽巡狩，賜三公之服，去襜露冕，使百姓見之，以彰有德。」

東坡董雙成故宅詩

富陽北十里，有妙庭觀，薦經焚毀，無碑誌可考，獨見於東坡詩董雙成故宅絶句云：「人去山空鶴不歸，丹亡鼎在世徒悲。可憐九轉功成後，却把飛仙乞肉芝。」刻石作「肉芝」。道流云：「元本作『內』，東坡見之，無他語。」今印本作「肉芝」。「內」之與「肉」，皆未曉。其鼎，宣和間取去，三足中空，病者取以煮藥，甚有效。

何郯題王宮花項帕

陳德潤云：「一貴人知成都日，朝廷遣御史何郯入蜀按事。貴人徧召幕客，詢何人與御史密者。或云有賢良某人。延之，令出界候迎，兼攜名娼王宮花往，候其宴狎，出家姬以佐酒。王善舞，何公醉，喜題其項帕云：『按徹梁州更六么，西臺御史惜妖嬈。從今改作王宮柳，舞盡春風萬萬條。』至成都，此娼出迎，遂不復措手而歸。

荷橐非紫荷囊

被紫荷橐。按，荷橐，即持荷之荷也，或以爲紫荷囊，非也。宋子京云：「猥挈荷囊，預從豹乘。」皆沿習之誤。南史劉杳傳言簪筆持橐事甚詳。

仁和出橐籥沙

臨安府仁和縣圖經：出橐籥沙。在縣東四里。海際之人，採用鼓鑄銅錫之模，諸州皆來採，亦猶邢沙可以碾玉也。

繫紅鞓犀帶及佩魚

石子惠云：中書舍人繫紅　犀帶，自葉少蘊始有。舊服色不佩魚，後，王照請於朝，方佩。婦人、孺人至夫人凡八人皆佩魚〈皆佩魚繆校無此三字。〉，乃張崇啟請。

杜詩乘龍出處

杜甫詩云：「門闌多喜色，女婿近乘龍。」楚國先賢傳謂婿如龍也，女得賢婿，謂之乘龍。黃憲爲司徒，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女，時人謂之桓叔元女俱乘龍。

韓退之用何遜句

韓退之燈花詩云：「黃裹排金粟，釵頭綴玉蟲。」乃用何遜詩「金粟裹搔頭」之句。

杜詩陳克詩有所自

陳克子高詩云：「鳥聲妨客夢，花片攪春心。」句甚佳。唐杜審言詩云：「啼鳥驚殘夢，飛花攪獨愁。」下句爲工也。子美詩云：「樹攪離思花冥冥。」亦有所自矣。

王珩彥夢中詩

王珩彥，楚人。嘗夢中得詩，云：「杖履步斜暉，烟村景物宜。溪深水馬健，霜重橘奴肥。舂罷鷄爭黍，人行犬吠籬。可憐田舍子，理亂不曾知。」

杜少陵悶詩與僧栖白閒詩

杜少陵悶詩云：「捲簾惟白水，隱几亦青山。」唐僧栖白閒詩云：「捲簾當白晝，移坐

向青山。」

苴

苴。説文：展賈切。土苴，糟魄物，又云不真物。一音子余切，訓包也。韓文公進學解：「補苴罅漏。」當讀作平聲。

許叔微治肺蟲方

許叔微精於醫，云：「五臟蟲皆上行，唯有肺蟲下行，最難治。當用獺爪爲末〈當用獺爪爲末「末」原作「未」，據嘉靖本改。〉，調藥，於初四、初六日治之。此二日，肺蟲上行也。」

孟蜀王水殿詩

孟蜀王水殿詩，東坡續爲長短句：「冰肌玉骨清無汗，水殿風來暗香滿。簾開明月解窺人，欹枕釵橫雲鬢亂。夜深瓊戶寂無聲，時見飛星渡河漢。屈指西風幾時來，只恐流年暗中換。」

閩廣人嚼檳榔

閩、廣人食檳榔，每切作片，蘸蠣灰以荖葉裹嚼之。荖，音老，又音蒲口切。初食微覺似醉，面赤，故東坡詩云：「紅潮登頰醉檳榔。」

苦船苦車

南人不善乘船〈南人「南」原作「今」，今從甕牖閑評卷六引文。〉，謂之苦船。北人不善乘車〈北人不善乘車「不善乘車」四字原脫，據甕牖閑評卷六引文補。〉，謂之苦車。苦，音庫。

左傳成子受脤于社不敬本誤

左傳成公十三年：「成子受脤于社，不敬。劉子曰：『吾聞之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，所

謂命也，是以有動作，禮義、威儀之則，以定命也。能者養之以福，不能者敗以取禍。』」杜預注云：「養威儀以致福。」班固五行志云：「能者養之以福。」顏師古云：「能養生者，則定禮義、威儀，自致于福。」此注與杜同。左氏本誤。

蝦蟇古爲上食

韓退之答柳柳州食蝦蟇詩云：「蝦蟇雖水居，未得變形貌。強號爲蛙蛤，於實無所校。居然當鼎味，豈不辱釣罩。余雖不下喉，近又能稍稍。嘗懼染蠻夷，平生性不樂。而君復何爲，甘食比豢豹。」按，周禮蜩氏，鄭司農云：「掌去鼆黽〈掌去鼆黽「去鼆」原作「元鼉」，據周禮注疏卷三七蜩氏疏文改。〉。」即蝦蟇屬。元謂蜩，今御所食蛙也。漢書：「霍光擅減宗廟羔兔蛙。」不知古爲上食也。

治金蠶蠱毒之法

馬監場云：「泉州一僧，能治金蠶蠱毒。如中毒者，先以白礬末令嘗，不澀，覺味甘，次食黑豆不腥，乃中毒也。即濃煎石榴根皮汁，飲之下，即吐出有蟲，皆活，無不愈者。」李晦之云：「凡中毒，以白礬牙茶搗爲末，冷水飲之。」

楚多細腰

墨子云：「楚靈王好細腰，故其臣皆三飯爲節，脅息然後帶，縁牆然後起。」韓非子云：「楚靈王好細腰，而國有餓死。」又，尹文子云：「楚莊王好細腰〈楚靈王好細腰而國有餓死又尹文子云楚莊王好細腰自「楚靈王」至「楚」十七字原脫，據繆校補。〉，一國皆有飢色。」劉禹錫踏歌行云：「爲是襄王故宮地，至今猶自細腰多。」未知孰是？

司馬安許商善宦

司馬安善宦，四至九卿。儒林傳：許商四至九卿。

李賀攢蟲句劉禹錫秋蟲句皆善

李賀詩：「攢蟲鎪古柳。」劉禹錫詩：「秋蟲鏤宮樹。」此二句皆善。

諼草

毛詩伯兮篇云：「焉得諼草，言樹之背。」注云：「諼草，令人忘憂，背北堂也。」今人多用北堂、萱堂於鰥居之人，然伯之暫出，未嘗死也。但其花未嘗雙開，故有北堂之義。説文：蕙、萱、薿、菱，皆一字也。今人忘憂通作「諼」。據爾雅，諼，訓忘也，因其忘，故古用諼草字。嵇康養生論云：「合歡蠲忿，萱草忘憂。」本草云：「利心志，令人歡喜忘憂。」風土記云：「婦人有妊，佩之，生男子，故謂之宜男草。」陸士衡詩云：「焉得忘歸草，言樹背與襟。」「忘歸」之義未詳。

湯火藥治天火

台州杜瀆監之北安聖院僧師肇，端午日，晝與僧對坐。忽聞屋瓦有聲，火光一線，下至地。少頃，遂大如車輪，先燎僧之左臂，次及右臂，忽入於背，不見，久之，復爲一線，飛去，出屋，即震雷一聲。其僧僅有氣，且舉衣視之，背後袈裟一圓孔，如錢，中單圓孔，如椀，脊下，燒一圓瘡，痛楚甚〈痛楚甚「痛」原作「瘡」，據嘉靖本改。〉，皆以爲天火不可治。予以湯火藥塗之，月餘遂無事。怪異如此。

詩人用字

詩人用字各有所宜，梅言橫，松言架。何遜詩云：「枝橫却月觀，花繞臨風臺。」江淹詩云：「風散松架險，雲鬱石道深。」杜甫詩云：「南望青松架短壑〈詩人用字云云此則原脱，據繆校補。〉。」

卷下

孟子接淅乃澆淅之誤

孟子言：「去齊，接淅而行。」淅，漬米也。「接」字殊無理。許慎説文引孟子：「去齊，澆淅而行〈澆淅而行「澆」原作「境」，據繆校改。下同。〉。」澆，音其兩切，漉乾漬米，言不待炊而行也。異聞集李吉甫銘曰：「孟子去齊而澆淅。」唐本作「澆」字。

詩彤管非笙簫

王介甫云：「『俟我於城隅』，言靜女之俟我以禮也。其美外發，其和中出，其節不可亂者，彤管也。『貽我彤管』，言靜女之貽我以樂也。」徐安道注音辯云：「彤，赤漆也。管，謂笙簫之屬。」

按，靜女詩：「貽我彤管，彤管有煒。」注云：「煒，赤貌。彤管以赤心正人。」箋云：「彤管，赤管也。」疏：「必以赤者，欲使女史以赤心正人，謂赤心事夫人，正妃妾之次序也。」鄭注：「古者，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，史不記過，其罪殺之。」後漢皇后紀序云〈後漢皇后紀序「紀」原作「妃」，據繆校改。後漢書卷十作「紀」。〉：「頒官分務，各有典司。女史彤管，記功書過。」左氏傳定公九年：「靜女之三章，取彤管焉。」杜預云：「詩邶風也，言靜女三章之詩，雖説美女，義在彤管。彤管赤筆，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。」以此考之，不聞謂之樂也。

陶潛讀山海經注釋

陶潛讀山海經十三首用事，今本多差誤，各爲注釋之。

第一篇「泛覽周王傳」，乃周穆天子傳，荀勗校定本是也。「流觀山海圖」，乃山海經十八卷，郭璞注本是也。

第二篇云：「玉堂凌霞秀，王母怡妙顏。天地共俱生，不知幾何年。靈化無窮已，館宇非一山。高酣發新謠，寧效俗中言。」

西山經云：「玉山是王母所居。其狀如人，豹尾虎齒而善嘯，蓬頭戴勝，是司天之厲主五殘。」大荒西經云：「西海之南，流沙之濱，赤水之後，黑水之前，有大山，名曰崑崙之丘。有人戴勝，虎齒，有豹尾，穴處，名曰西王母。」又云：「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豐沮玉門，西有王母之山。」又云：「以崑崙爲宮，亦有離宮別窟。」郭璞云：「不專住一山也。」穆天子傳云：「吉日甲子，天子賓於西王母，執玄珪、白璧，以見西王母於瑤池之上。」又：「天子升於奄山，即西王母之山也。奄山，即崦嵫山也。西王母宴穆王於瑤池之上，王母爲天子謠曰：『白雲在天，山陵自出。道里悠遠，山川間之。將子無死，尚能復來。』」與穆王往復數詩，不具載。

第三篇云：「迢迢槐江嶺〈迢迢槐江嶺「迢迢」原作「迢遞」，今從繆校。永樂大典卷

一一九八一引此書作「迢迢」。〉，是謂玄圃丘。西南望崑墟，光氣難與儔。亭亭明玕照，落落清瑤流。恨不及周穆，託乘一來遊。」

槐江之山，丘時之水出焉。其陽多丹粟，其陰多采黃金銀，實爲帝之平圃。郭璞注云：「即玄圃也。南望崑崙，其光熊熊，其氣魂魂，其上多藏琅玕，爰有瑤水，其清洛洛。瑤，音遙。」穆天子傳：「天子銘跡於玄圃之上。」

第四篇云：「丹木生何許，迺在崋山陽。黃花復朱實，食之壽命長。白玉凝素液，瑾瑜發奇光。豈伊君子寶，見重我軒皇。」

西山經云：「西北四百二十里，曰崋〈音密。〉山，其上多丹木，圓葉而赤莖，黃花而赤實，其味如飴，食之不飢，丹水出焉。西流注於稷澤，其中多白玉，是有玉膏，其源沸沸湯湯，黃帝是食是饗，是生玄玉，玉膏所出，以灌丹木，五色乃清。」

第五篇云：「翩翩三青鳥，毛色奇可憐〈毛色奇可憐繆校「奇」作「甚」。〉。朝爲王母使，暮歸三危山。我欲因此鳥，具向王母言。在世無所須，惟酒與長年。」

三危之山，三青鳥居之。是山廣圓百里。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。竹書云：「穆王西征，至青鳥所解。」又蛇巫之山，一曰龜山，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〈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嘉靖本「几」作「航」，繆校作「杭」。〉，其南有三青鳥，爲西王母取食。又有三足鳥，主給使也。

第六篇云：「逍遙蕪皐上，杳然望扶木。洪柯百萬尋，森散覆暘谷。靈人侍丹池，朝朝爲日浴。神景一登天，何幽不見燭。」

黑齒國人，黑手，食稻使蛇，其一蛇赤。下有湯谷〈湯谷「湯」原作「暘」，今從繆校。山海經海外東經作「湯」。〉，上有扶木，即扶桑木。十日所浴，在黑齒北，居水中。有大木，九日居下枝，一日居上枝。

第七篇云：「粲粲三珠樹，寄生赤水陰。亭亭凌風桂，八榦共成林。靈鳳撫雲舞，神鸞調玉音。雖非世上寶，爰得王母心。」

讙朱國，在赤水之陰，有三珠樹，如柏，葉皆爲珠，其樹若彗。海內南經：「桂林八樹，

在番隅東。八樹而成林，言其大也。」丹穴之山有鳥焉，其狀如鷄，五采而文，乃鳳也。自歌自舞。女牀之山有鳥，其狀如翟而五采文，名曰鸞，自歌。見則天下康寧。

第八篇云：「自古皆有沒，何人得靈長。不死復不老，萬歲如平常。赤泉給我飲，員丘足我糧。方與三辰游，壽考豈渠央。」

列子云：「北海之北，其國名曰終北，四方悉平，周以喬陟。當國之中有山，名曰壺領，狀若甑甒，頂有口，狀若圓環，名曰滋穴，有水湧出，名曰神漿，臭過椒蘭，味過醪醴，一源分爲四，埒注於山下，經營一國，亡不悉徧。土氣和，亡扎厲，不夭不病，人倦則飲神漿。周穆王北遊，過其國，三年忘歸。」今赤泉，山海經無之，知古文缺失也。

第九篇云：「夸父誕宏志，乃與日競走。俱至虞淵下，似若無勝負。神力既殊妙，傾河焉足有。餘跡寄鄧林，功竟在身後。」

海外北經云：「夸父與日逐走，渴，欲飲於河、渭，不足，飲大澤，未至，道渴而死。棄其杖，化爲鄧林。」又云：「夸父不量力，欲追日景，遂之禺谷〈遂之禺谷「遂」原作「逮」，今從繆校。〉。郭璞云：「禺淵也。」今作虞淵。

第十篇云：「精衛銜微石，將以填滄海。刑天舞干戚，猛志故常在。同物既無慮，化去不復悔。徒設在昔心〈徒設在昔心繆校「設」作「沒」。〉，良辰詎可待。」

發鳩之山有鳥焉，其狀如烏，而文首白喙，名曰精衛。其鳴自詨；是炎帝之少女，名曰女娃。遊于東海，溺而不反，故爲精衛。常銜西山之木石，以堙東海。奇肱之國，刑天與帝爭神，帝斷其首，葬之常羊之山。乃以乳爲目，以臍爲口，操干戚以舞。

第十一篇云：「巨猾肆威暴，欽鴀違帝旨。窫窳強能變，祖江遂獨死。明明上天鑒，爲惡不可履。長枯固已劇，鵕鶹豈足恃。」

鍾山神其子曰鼓，其狀，人面而龍耳，是與欽鴀殺葆江於崑崙之陽。葆江，即祖江也。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　　崖。鴀，音下邳之邳。　　，音遙。曰「巨猾肆威暴」者，謂欽鴀殺祖江，貳負臣殺窫窳也。「猾」作「危」字，非是。欽鴀化爲大鶹，鼓亦化爲鵕鳥。鶹，音諝。鵕，音俊。或云「鵕鸃」字，非也。窫窳者，蛇身人面，爲貳負臣所殺。開明東有巫，夾窫窳之尸，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。窫窳變爲龍首，居弱水中食人。音軋俞。

第十二篇：「鴟鴞見城邑，其國有放士。念彼懷王世，當時數來止。青丘有奇鳥，自言獨見爾。本爲迷者生〈本爲迷者生繆校「迷」作「明」。〉，不以喻君子。」

柜山西臨流黃，北望諸毗，東望長右〈長右繆校「右」作「石」〉，有鳥焉。其狀如鴟而人手〈人手「繆校」「手」作「首」。〉，其音如痺，其名曰鴞，其鳴自號，見則其國多放士。放，逐也。懷王之世，謂屈原也。青丘國有奇鳥，不詳其狀。鴟鴞或爲鵂鶹，或爲鳴鵠，皆非也。

第十三篇云：「巖巖顯朝市，帝者慎用才。何以廢共、鯀，重華爲之來。仲文獻誠言，姜公乃見猜。臨沒告饑渴，當復何及哉。」

竹書紀年：「堯欲禪舜，共工、鯀諫以爲不可。舜即位，殛鯀於羽山，流共工於幽州。」海內經云：「鯀竊帝之息壤，以堙洪水，不待帝命，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。」神異經云：「西北荒有人，人面朱髯，蛇身人手，四足，食五穀、禽獸，頑愚，名曰共工。東方有人焉，人形而身多毛，自解水土，志加通塞，爲人自用，欲爲欲息，名曰鯀。」下云：「仲文、姜公，未詳。」

高舂

柳子厚詩云：「空齋不語坐高舂。」薛能詩云：「隔江遙見夕陽舂。」或云見舂米，大非也。

淮南子云：「日至於虞淵，是謂高舂。」注云：「虞淵，地名。高舂時始戌〈高舂時始戌「戌」原作「戍」，今從繆校。〉，民碓舂時也。」「至於連石，是謂下舂。」注云：「連石，西山名，言將暝，下民悉舂，故曰下舂。」

六箸

古樂府陸瑜有傀人覽六箸篇：「九傀歡會賓，六箸且娛神。戲石聞餘地，銘山憶舊秦。避敵情思巧，論兵勢重新。問取南皮夕，還笑拂棋人。」初不曉何戲。

西京雜記云：「許博昌，安陵人，善陸博，竇晏好之，嘗與居處，法用六箸，或謂之究，

以竹爲之，長六分。」王逸解楚辭云：「投六箸，行六棋，故爲六博。以篦籍作箸，象牙爲棋，麗而且好也。」説文云：「六箸，十二棋也。」

行藥

鮑昭行藥至城橋詩，五臣注云：「昭因疾服藥，行而宣導之。」杜甫舟中伏枕詩云：「行藥病涔涔。」漢許皇后云：「我頭岑岑，藥中得無有毒乎？」

金虎多用

「金虎」二字，所用不同。張平子東京賦云：「周姬之末，政用多僻。始於宮鄰，卒於金虎。」五臣注云：「幽、厲用小人，與君子爲鄰，堅若金，惡若虎，卒以此亡。」陸士衡詩云：「望舒離金虎〈陸士衡詩云望舒離金虎「陸士衡」原作作「何敬祖」。按：「望舒離金虎」之句，見文選卷二四贈尚書郎顧彥先詩中，詩乃陸士衡作。今改。〉。」五臣注云：望舒，月御也。西方，金也。西方七宿畢、昴之屬，俱白虎也。河圖云：亡金虎，喻秦居也。

陸士衡詩云：「大辰匿曜，金虎習質。」甘、石星經云：「昴，西方白虎之宿。太白，金之精。太白入昴，金虎相薄，主有兵亂。」

沈存中筆談誤撾爲簻

沈存中筆談云：「馬融笛賦云：『裁以當簻使易持。』李善注：『簻，馬策也。裁笛以當馬簻，故使易持。』此繆説也。笛安可以爲馬策！簻，管也，古人謂樂之管爲簻〈古人「人」原作「文」，今從繆校。夢溪筆談作「人」。〉。故潘岳笙賦云：『修簻內闢，餘簫外透。裁以當簻者餘器〈裁以當簻者餘器「器」原作「品」，今從繆校。夢溪筆談作「器」〉，多裁衆簻以成音。』此笛但裁一簻，五音皆具，當簻之工，不假繁猥，所以便而易持也。」

據説文，簻、撾並音張瓜反，箠也。不聞以簻爲樂管。潘岳笙賦乃用撾字，云：「脩撾內闢。」注云：「修長撾大闢開也。」自與「簻」字不同。言羌人裁之以當馬策，言易執持而復可吹也，牽強爲説，殊無義理。

禁忌

汝南陳敬伯路逢歸忌，必反郵亭，後坐誅。無禁忌者多談爲繆。注云：「四孟在壬，四仲在寅，四季在子。」今陰陽書云：「辰、戌、丑、未月，子日；寅、申、己、亥月，丑日；子、午、卯、酉月，寅日。」與舊法不同，故不足信也。

褦襶

杜甫送高三十書記云：「觸熱向武威。」程曉三伏詩云：「今世褦襶子，觸熱到人家。」據炙轂子云：「褦襶，笠子也。」集韻：「褦，音奈；襶，音戴。」二字，不曉事也。

望江南作者

望江南者，朱崖李太尉鎮關西日，爲亡姬謝秋娘所作，後進入教坊。

傳衣鉢

和凝嘗以宰輔自期，登第之日，名在第十三。後覽范質文，大加賞歎，即以第十三處之。場屋間，謂之傳衣鉢，若禪宗之相付授〈付授「付」原作「傳」，今從繆校。〉。其後，質果繼凝登相位，亦爲太子太傅、魯國公，搢紳以爲美談。後，馮當世知貢舉，擢彭器資爲首，後贈彭詩云：「當時已自傳衣鉢，羞媿猶爲食肉僧。」謂此也。

竇貞固奏復夜試

天福初，竇貞固知貢舉。舊制，夜試以三燭爲限。長興二年，改令晝試，貞固以短景難成，文不盡意，失取士之道，奏復夜試。

吳云用家之易書

孫天舉云：「嘗見吳天用家藏一易書，不知何人作，云乾坤毀則無以見易，乾坤有毀時，故終之以未濟。蓋乾坤毀則有水火之災，水之災多在東南，火之災多在西北。故西北多山，東南多水，東南之山，皆水衝激而成，有連亘三四十山不絶者，乃地脈也。後兵火失其書，亦不能盡記其説。」

八米

盧思道挽詩獨八首，比時人最盛，時人謂之八米盧郎〈時人謂之八米盧郎「人」原脫，據繆校補。永樂大典卷七三二八引此書，亦有「人」字。〉。八米，關中語。歲以六米、七米、八米分上中下，言在穀取八米，取數之多也。

紅硯

王建宮詞：「延英引對碧衣郎，紅硯宣毫各別牀。天子下簾親自問，宮人手裏過茶湯。」恐是用紅絲研，江南李氏時猶重之。歐公研譜以青州紅絲石爲第一。此研多滑不受墨，若受墨，妙不可加。王建集中有作工研，又作洪研，皆非也。雲溪友議載元子芝明經制策入仕，亦有此一篇，未知孰是？

李重光黃羅扇自寫詩

畢景儒有李重光黃羅扇李自寫詩一首云〈李自寫詩「自」原作「白」，據繆校改。〉：「風情漸老見春羞，到處銷魂感舊游。多謝長條似相識，強垂煙態拂人頭。」後細字書云「賜慶奴」。慶奴，似是宮人小字。詩似柳詩。

宋庠言

宋公庠言〈宋公庠言繆校「庠」作「序」。〉：「金日磾『日』字不音彌畢切，只是如字〈只是如字「只」原作「又」，今從繆校。〉，別無借音。」又言：「人皆言解體音古買反〈古買反「古」原作「右」，今從繆校。〉，司馬溫公讀作古隘切。」又云：「父在呼其子爲令嗣，侍下呼某房，甚無謂也。」

柳句用慧休詩

柳子厚聞徹上人亡寄楊丈侍郎云：「東越高僧還姓湯，幾時瓊佩觸鳴璫。空花一散不知處，誰采金花與侍郎。」蓋用慧休菊問贈鮑侍郎詩云〈慧休「休」原作「林」，據繆校改。〉：「玳枝兮金英，綠葉兮紫莖。」鮑照有答詩，類文題作菊問，照集又云贈答〈又云繆校「又」作「只」。〉。

姓氏之學

姓氏之學，莫盛於元和姓纂。皆自南北朝，以官職富貴相高。溢至於唐，崔、盧、李、鄭，糾紛可鄙。若以聖賢所本，如子姓、嬀姓、姬姓、姜姓之類各分類，聖人受姓所從來，以訖春秋所紀，用世本、荀況譜、杜預公子譜爲法，則唐、虞三代列國諸侯，俱可成書，此似是太史公欲爲而未就者耳。漢以後，精力博求，不難考其淵源至今也。

方策

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正義謂方牘簡策。周禮內史：「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，則策命之。」鄭司農引春秋傳：「王命內史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。策謂以簡策書王命。」又云：「凡四方之事書，內史讀之，王制祿，則贊爲之，以方出之。」注云：「贊爲之，爲之辭也。以方出之，以方版書而出之。」杜子春云：「方直〈方直「直」原作「版」，今從繆校。周禮注疏卷二六作「方直」。〉，謂今時牘也。」儀禮聘禮：「束帛加書將命，百名以上書於策，不及百名書於方。」名，書文也，今謂之字。策，簡也。方，版也。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，謂若堯典、禹貢，達此名使知之。或曰：古曰名，今曰字，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而讀之。

東坡句有自

南山宣律師感通錄云：「廬山七嶺，共會於東，合而成峯。」因知東坡「橫看成嶺側成峯」之句，有所自矣。

杜牧杜秋詩不誤

新唐書李德裕傳：「德裕徙鎮海軍代王璠。先是大和中〈大和「大」原作「太」，據嘉靖本改。下同。大和乃唐文宗年號。見舊唐書、新唐書。〉，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，有詔在所存問。時德裕被召，乃檄留後使如詔書。璠入爲尚書左丞，而漳王以罪廢死，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爲不軌，帝惑其言。」竇革音訓云：「杜牧作杜秋詩，乃云：『漳王得罪後，秋，始被放歸本郡。』疑即仲陽也。與此不同，似牧之之誤。」南部新書云：「杜仲陽，即杜秋也。始爲李錡侍人，錡敗填宮，亦進帛書，後爲漳王養母。大和中，漳王黜，放歸浙西。續詔令觀院安置，兼加存卹，故杜牧有杜秋

詩稱於時。」此説與牧之合。漳王湊傳：「黜爲巢縣公。時大和五年也。命中人封詔，即賜且慰曰：『國法當爾，無他憂。』八年薨，贈齊王。鄭注後以罪誅。帝哀湊被讒死不明，開成三年，追贈懷懿太子。」蓋大和五年，漳王雖黜，尚特詔賜慰云。故德裕「檄留後使如詔書」，至八年廢死後，德裕方被譖也。恐牧之詩不誤。

老杜少年行敍李益事

蔣防作霍小玉傳，書大曆中李益事。有一豪士，衣輕黃衫，挾朱筋彈。李至，霍遂死，乃三月牡丹時也。老杜有少年行二首，一云：「巢燕引雛渾去盡，紅花結子已無多。黃衫年少宜來數，不見堂前東逝波。」考作詩時，大曆間，甫政在蜀，是時想有好事者傳去，作此詩爾。

定武蘭亭舊本最佳

蘭亭惟定武舊本最佳。薛帥別刊木易之。新本「湍」、「流」、「帶」、「石」、「天」五字，損，可以驗，舊本皆全。

杜甫憶李白詩有譏意

杜甫憶李白詩云：「俊逸鮑參軍。」亦有譏焉。鮑昭白紵辭一篇，白用之。杜又云：「李侯有佳句，往往似陰鏗。」如「柳色黃金嫩，梨花白雪香」，乃陰鏗詩也。

古有畏獸書

山海經大荒北經：「有神銜蛇，其狀，虎首人身，四蹄長肘，名曰強良。」「亦在畏獸書中〈亦在畏獸書中據山海經，此句乃郭璞注文。「亦」前疑脫一「注」字。〉。」此書今亡矣。

鈷鉧

宜都山水記：「佷山溪有釜灘，其石大者如釜，小者如鈷鏌。」柳子厚鈷鉧潭記「鉧」字，字書無之。集韻：鍋、鈷，並音胡，黍稷器。夏曰瑚，商曰璉，周曰簠簋。又，錛，音滿補反。鈷錛，溫器。言潭石如此大小爾。

周顒始置四聲切韻

高氏小史云：「周顒，字彥倫，始置四聲切韻行於時。」

南部烟花錄乃僞作

南部煙花錄，文極俚俗。又載陳後主詩云：「夕陽如有意，偏傍小窗明。」此乃唐人方域詩，六朝詩語不如此。唐藝文志所載煙花錄，記幸廣陵事，此本已亡，故流俗僞作此書。與裴鉶傳奇載秦人事乃賦唐俚詩無異〈乃賦「乃」原作「及」，今從繆校。〉。

喫虛

李義山定子詩：「堪笑喫虛隋煬帝，破家亡國爲何人。」北里志：「劉泰娘門有樗樹，贈詩云：『尋常凡木最輕樗，今日尋樗桂不如。漢高新破咸陽後，英俊奔波遂喫虛〈英俊奔波遂喫虛「英俊」原作「莫使」，今從繆校。北里志劉泰娘條作「英俊」。〉。』」

杜詩箭栝出處

老杜望嶽詩云：「車箱入谷無歸路，箭栝通天有一門〈箭栝通天有一門永樂大典卷一一九八一引此書，「栝」作「苦」。以下云及「箭筈嶺」，疑「苦」原作「筈」，大典偶抄誤。然九家集註杜詩亦作「栝」，今姑仍其舊。〉。」述征記云：「柏谷，谷名也。漢武帝微行至谷中，無回車地，夾以高原，柏林陰翳，窮日幽暗，殆弗覩陽景。」鳳翔岐山。禹貢云：「治梁及岐。」又曰：「荊岐既旅。」其山本以有兩岐，故呼爲岐路之岐，今俗猶呼爲箭筈嶺。出唐史，系地理志〈出唐史系地理志此七字原脫，據繆校補。永樂大典引文亦有此七字。〉。

雨諺

諺云：「乾星照濕土，來日依舊雨。」王建聽雨詩云：「半夜思家睡裏愁，雨聲落落屋簷頭。照泥星出依然黑，淹爛庭花不肯休。」

李義山湔裙水上出處

李義山柳枝詩序，有「湔裙水上」之語。北史：「竇泰母夢風雷有娠，期而不產，甚懼。有巫者曰：『度河湔裙，產子必易。』便向水所。忽見一人云：『當生貴子，可徙而南。』母從之。俄而生泰。及長，爲御史中尉。」〈別見荊楚歲時記。〉

瓌能之能非三足鼈

徐浩會稽詩云：「法士多瓌能。」蓋言異能也。魯直謂能乃三足鼈，言僧似鼈耳。雖似戲語，然能有二音，皆通，不必指能是鼈也。後漢黃琬傳云：「舊制，光祿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異行〈光祿三署郎「署」原作「四省」。據後漢書卷六一黃琬傳改。本書卷下五臣與李善注牽絲解龜條引應璩詩：「三署來相尋。」可參。〉。時權富子弟以人事得舉，而貧約守志以窮退見遺〈窮退「退」原作「迫」，今從繆校。後漢書黃琬傳作「窮退」。〉，京師爲之謠曰：『欲得不能，光祿茂才。』」注云：「能，乃來切。」

范文正詩墨跡

范文正守鄱陽，喜樂籍，未幾召還，作詩寄後政云：「慶朔堂前花自栽，爲移官去未曾開。年年憶著成離恨，只託春風管領來。」到京，以綿臙脂寄其人，題詩云：「江南有美人，別後長相憶。何以慰相思，贈汝好顏色。」至今，墨跡在鄱陽士大夫家。

玉川子説李忠臣

肅宗乾元二年，史思明與諸將期會汴州。李光弼巡河上諸營，聞之，還入汴州，謂節度使許叔冀曰：「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，我來救。」光弼還東京，思明至汴，叔冀戰不勝，遂與濮州刺史董秦降，思明待之甚厚。新書云：「董秦夜挈五百人歸光弼，詔加殿中監，賜姓李，名忠臣，即天寶末驍將也。麤暴不知書，晚汙朱泚偽命，誅。」玉川子月蝕詩云：「歲星主福德，官爵奉董秦。忍使黔婁生，覆屍無衣巾。」詳味此句，董秦當是無功而享厚祿者。如此者多，不知玉川子説李忠臣何也？

李白唾井句出諺語

李太白平虜將軍妻詩云：「古人不唾井，莫忘昔纏綿。」李濟翁資暇錄云：「諺有曰：

『千里井，不反唾，或云剉。』言昔人經驛舍，反馬餘剉於井，後經此井，汲水，爲剉所哽。」

國朝用漢臘

國朝用漢臘，蓋冬至後第三戌〈第三戌「戌」原作「戍」，誤刊。按：風俗通義卷八禮典臘：「漢家火行衰於戌，故曰臘也。」今據改。下同。〉，火墓日也，是爲臘。己酉年閏八月冬至後第三戌，乃在十一月末，太史局著曆，遂以十一月第三戌爲臘。識者云：古法遇如此閏歲，即以第四戌爲臘，臘不可在十一月也。癸亥年合閏三月，遂閏四月。南渡後，圖書散失所致。

南北海上交往

嘗聞習海者云：「航海自二浙可至平州。聞登州竹山、駝基諸島之外，天晴無雲，可遠望平州城壁。今自二浙至登州與密州，皆由北洋，路極險惡，然有自膠水鎮三日而抵明州定海者。」杜甫後出塞云：「漁陽豪俠地，擊鼓吹笙竽。雲帆轉遼海，粳稻來東吳。越羅與楚練，照耀輿臺軀。」及昔遊篇云：「幽燕盛用武，供給亦勞哉。吳門轉粟帛，泛海凌蓬萊。」其事可見。

五粒小松

名山記云：「松有兩鬣、三鬣、五鬣者，言如馬鬣形。」李賀有五粒小松歌云：「新香幾粒洪崖飯。」「五粒」，未詳。

彪

潘岳秋興賦云：「斑鬢彪以承弁兮，素髮颯以垂領。」五臣注云：「彪，髮下垂貌。」説文云：「白黑髮雜也。」李善注云：「彪作髟，音方料切。」

蒼鶻

李義山嬌兒詩云：「忽復學參軍，按聲喚蒼鶻。」按，吳史云：「徐知訓怙威，嬌淫調謔，王無敬畏之心。嘗登樓狎戲，荷衣木簡，自號參軍，令王髽髻鶉衣爲蒼頭以從。」

歐公五代史吳世家云：「知訓爲參軍，隆演鶉衣髽髻爲蒼鶻。」前云「蒼頭」，非也。

揵

南唐世家：「號揵馬牌。」按，南唐史亦作「揵」字。舉世以爲「捷」字，非也。説文：「揵字，從建，音紀偃切，馬行不利也。」考工記云：「終日馳騁，左不揵〈終日馳騁左不揵「終」原作「紀」，據周禮注疏卷四０改；周禮注疏「揵」作「楗」。〉。」是也。

會稽秦始皇刻石

史記秦始皇本紀云：「上會稽，祭大禹，望於南海，而立石刻頌秦德〈而立石刻頌秦德「而」原作「有」，今從繆校。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「有」即作「而」。〉。」越絶書云：「始皇以三十七年來游會稽〈三十七年「三」原作「二」，據嘉靖本改。〉，以正月甲戌到越，留舍都亭，取錢唐浙江岑石，石長丈四尺，南北面廣一尺，東西面廣一尺六寸，刻文於大越東山上，其道九曲，去越二十里。」水經云：「秦始皇登會稽山，刻石紀功，尚在山側。」孫暢之述征記云：「丞相李斯所篆也。」

南史：「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，范雲爲主簿。雲以山上有始皇刻石，三句一韻，多作兩句讀之，並不得韻；又字皆大篆，人多不詳。雲夜取史記讀之，明日登山，讀之如流〈南史竟陵王子良云云自「竟陵王子良」至「讀之如流」一段文字，見南史卷五七范雲傳。「南史」原作「梁書」，今據改。〉。」張守節云：「會稽山，刻李斯書，其字四寸，畫如小指，圓鐫。今文字整頓，是小篆字。」

予嘗上會稽東山，自秦望山之巔並黃茅，無樹木。其山側有三石笋，中有水一泓，別無他石。石笋並無字。復自小逕，別至一山，俗名鵝鼻山。又云：「越王棲於會稽，宮娥避於此。」又云娥避山。山頂，有石如屋大，中開，插一碑於其中，文皆爲風雨所剥，隱約就碑，可見缺畫，如禹廟沒字碑之類。」不知此石果岑石歟？非始皇之力，不能插於石中。此山險絶，罕有至者，得一採藥者，引之至耳〈引之至耳「引之至」原作「則至之」，今從繆校。〉，非偽碑也。或云大篆，或云小篆，皆不可考。

栗皺

杜甫詩云：「嘗果栗皺開。」或作「雛」字，殊不可解。集韻：「皺，側尤切，革紋蹙也。」漢上題襟周繇詩云：「開栗弋之紫皺。」貫休云：「新蟬避栗皺。」又云：「栗不和皺落。」皺〈皺栗蓬也「皺」原作「即」，今從繆校。〉，栗蓬也。

左傳句讀

左傳云：「故講事以度軌，〈絶句。〉量謂之軌。取材以章物，〈絶句。〉采謂之物。」

古本孟子無爲書之論不可取

孟子云：「盡信書不如無書。」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：「盡信書不如無爲書。」書安可無也，學者慎所取而已，不知慎所取，則不如勿學而已矣〈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云云繆校謂此條接本卷第一條。〉。

八師經

嘗觀八師經：「佛時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有梵志，名曰邪旬，來詣佛所，欲質所疑，曰：『吾聞佛道，厥義宏深。巍巍堂堂，猶星中月。神智妙達，衆聖中王。願開盲瞑，釋其愚癡。所事何師？』天尊曰：『吾前世師，其名難數。吾今自然，神耀得道。非有師也。』」始悟東坡宸奎閣碑銘云「巍巍仁聖，體合自然，神耀得道，非有師傳」之意〈始悟原作「是即」，今從繆校。〉。所謂八師者：不殺、不盜、不淫、不惡、口不飲酒、老、病、死。王瑩夫云：「坡公手寫八師經，頃嘗見之。」

稱妻爲鄉

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：「還家問鄉里，詎堪持作夫。」鄉里，謂妻也。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，云「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」。今會稽人言家里，其意同也。

朱仲李

潘岳閒居賦：「房陵朱仲之李。」李善云：「朱仲李，未詳。」按，述異記云：「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六所〈朱仲李園「園」字原脫，據太平御覽卷九六八引任昉述異記補。能改齋漫錄卷七弱枝棗朱仲李條轉引任昉述異記亦有「園」字。〉。」許昌節度使

小廳，是故魏景福殿。董卓亂，魏太祖挾令遷帝自洛都許。許州有小李子，色黃，大如櫻桃，謂之御李子，即獻帝所植，至今有焉。王逸荔枝賦云：「房陵縹李。」

劉禹錫月墮雲中句所本

謝靈運東陽溪中贈答云：「可憐誰家婦，緣流灑素足〈緣流灑素足繆校：「緣」一作「綠」；「灑」作「洗」。〉。明月在雲間，迢迢不可得。」又云：「可憐誰家郎，緣流乘素舸。但問情若何，月就雲中墮。」劉禹錫泰娘歌「月墮雲中」之句，蓋本於此。

煮棗

漢樊噲傳：「從攻項籍屠煮棗。」晉灼曰：「地理志無，今清河有煮棗城。功臣表有煮棗侯。」顏師古曰：「既云攻項籍，屠煮棗，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，非清河之城明矣，但未詳其處耳。」予考後漢地理志，濟陰郡冤句有煮棗城，此正在大河之南也。可以補漢史之闕。

杭州得名於詩

許志仁云：「昔秦王捨舟於餘杭，因曰杭州。不從舟而從木，以詩『一葦杭之』之義。」

半夜鐘由來已久

齊丘仲孚少好學讀書，常以中宵鐘鳴爲限。唐人張繼詩：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」則半夜鐘其來久矣。

揲蓍之法

揲蓍之法，用老陽、老陰多少之數求之，即偏而不均，若以奇耦之數求之，最爲精妙。三奇老陽，三耦老陰，一奇兩耦，少陽兩奇，一耦少陰。少陽，震、坎、艮也。少陰，巽、離、兌也。

田生

陶淵明詩云：「聞有田子春，節義爲士雄。」漢書劉澤傳云：「高后時，齊人田生游，乏資，以書干澤，澤大悅之，用金二百斤〈用金二百斤「用」原作「周」，今從庫本。漢書卷二五劉澤傳作「用」。〉，爲田生壽。田生如長安，幸謁者張卿，諷高后，立澤爲琅琊王。」晉灼曰：「楚漢春秋云：「田生，字子春。」

李波小妹史實

香奩集云：「後魏時，相州人作李波小妹歌，疑其未備，因補之：『李波小妹字雍容，窄衣短袖蠻錦紅。未解有情夢梁苑，何曾自媚妬吳宮。誰教牽引知酒味，因令悵望成春慵。海棠花前鞦韆畔，背人撩鬢道忽忽。』」韓偓所補，似言閨房之意，大非其實。

北史：「李安世出爲相州刺史。廣平人李波，宗族彊盛，殘掠不已。刺史薛道標討之，大爲所破，公私成患。百姓語曰：『李波小妹字雍容，褰裙逐馬如卷蓬。左射右射必疊雙。婦女尚如此，男子安可逢。』安世設方略，誘波等殺之，州內肅然。」

白樂天由留意金丹至歸依內典

白樂天自詠詩云：「朱砂賤如土，不解燒爲丹。玄鬢化爲雪，不解休爲官。」又不二門詩云：「亦曾燒大藥，消息乖火候。至今殘丹砂，燒乾不成就。」潯陽歲晚寄元八郎中庾三十二員外詩云〈歲晚原作「晚歲」，據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七改。按：詩有「閱水年將暮」句，作「歲晚」是。〉：「閱水年將暮〈閱水年將暮「閱」原作「商」，今從白氏長慶集。潯陽濱江，江水冬季水枯，故閱水而知季候也。〉，燒金道未成。丹砂不肯死，白髮自須生〈白髮自須生繆校「自」作「事」，白氏長慶集作「事」。〉。」對酒云：「謾把參同契，難燒伏火砂。有時成白首，無處問黃茅。」赴忠州至江陵舟中示舍弟云：「幼學將何用，丹燒竟不成。」酬元郎中書懷云：「終身擬作臥雲伴，逐月須收燒藥錢。」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友以藥術爲事詩云：「金丹同學都無益，水竹鄰居竟不成。」贈江州李使君云：「迹爲燒丹隱，家緣嗜酒貧。」題別遺愛草堂云：「曾在廬峰下，書堂對藥臺。」竹樓宿詩：「小書樓下千竿竹，深火爐前一盞燈。此處與誰相伴宿，燒丹道士坐禪僧。」

後集第五十一卷同微之贈別郭虛舟鍊師五十韻，敘燒丹事甚詳，有云：「簡寂館鐘後，紫霄峯曉時。心塵未淨潔，火候遂參差。萬壽覬刀圭，千功失毫釐。先生彈指起，姹女隨煙飛。始知緣會間〈始知緣會間「間」原作「開」，今從繆校。白氏長慶集卷五一作

「間」。〉，陰隲不可移〈陰隲不可移「隲」原作「隙」，今從繆校。白氏長慶集作「隲」。〉。藥竈今夕罷，詔書明日追。」對酒云：「丹砂見火去無迹，白髮泥人來未休。」贈杜錄事云：「河車九轉宜精煉，火候三年在好看。」酬夢得云：「丹砂鍊作三銖土，玄髮看成一把絲。」又燒藥不成命酒獨酌云：「白髮逢秋至，丹砂見火空。不能留姹女，爭免作衰翁。」是樂天久留意金丹，爲之而不成也。

又有感事詩云：「服氣崔常侍，燒丹鄭舍人。」又云：「唯知戀杯酒，不解煉金銀。無憂亦無喜，六十六年春。」又作醉吟先生傳云：「設不幸吾好藥，治衣削食，鍊鉛燒汞，至於無所成，有所誤，奈之何。今吾幸不好彼。」又答客詩云：「海山不是吾歸處〈海山不是吾歸處「不」原作「亦」，今從繆校。庫本作「不」。〉，歸即應歸兜率天。」則是晚年藥術竟無所得，乃歸依內典耳。

文選五臣注無足取

李善文選〈李善文選「選」下當脫去一「注」字。〉，引證精博，五臣無足取也。惟注北山移文「植薪歌於延瀨」，李善云未詳。呂向云：「蘇門先生遊於延瀨，見一人採薪，謂之曰：『子以終乎？』薪人曰：『吾聞聖人無懷，以道德爲心，何怪乎而爲哀也？』遂爲歌二章而去。」又不注所出。至注解嘲，李善引伯夷、太公爲二老，乃云「只太公爲一老，不聞二老」。其繆如此。

汲冢瑣語與左氏國語有異處

汲冢瑣語晉春秋篇載平公夢朱羆窺屏〈朱羆「朱」原作「求」，今從繆校。經典集林卷九汲冢瑣語「朱羆」作「赤熊」；經典集林輯者案語引史通作「朱熊」。〉，左氏、國語並云黃能〈黃能繆校「能」作「然」。春秋經傳集解卷二一昭公七年作「黃熊」，國語卷十四作「黃熊」。〉。

五臣與李善注牽絲解龜

謝靈運詩云：「牽絲及元興，解龜在景平。」五臣注文選云：「牽絲，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。」李善云：「牽絲，初仕，解龜，去官也。應璩云：『不悟牽朱絲，三署來相尋。』」

子鵑爲望帝魂

華陽國志蜀志云：「蠶叢、魚鳧之後，有王曰杜宇，稱帝號曰望帝，更名蒲卑。自以功德高諸王，乃以褒斜爲前門，熊耳、靈關爲後戶，玉壘、峨嵋爲城郭，江、潛、綿、絡爲池澤，汶山爲畜牧，南中爲園苑。會有水災，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，帝遂委以政事，禪位於開明，帝升西山隱焉。時適二月，子鵑鳥鳴，蜀人悲之，故聞子鵑之鳴，即曰望帝也。」左太沖蜀都賦云：「鳥生杜宇之魂。」五臣注引蜀記云：「有王曰杜宇，號望帝，俗説云化爲子鵑。子鵑，鳥名也。蜀人聞其鳴，即曰望帝也〈蜀人聞其鳴即曰望帝也此十字原脫，據繆校補。〉。」故鮑照、杜甫皆云是古帝魂，其實非變化也。

左傳句讀

春秋左氏傳：「聞晉公子駢脅，欲觀，〈絶句。〉其�℔浴，〈絶句。〉薄而觀之。」

者不

禮記射義：「孔子射於矍相之圃，蓋觀者如堵牆。射至於司馬，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，曰：『僨軍之將，亡國之大夫，與爲人後者不入，其餘皆入。』蓋去者半，入者半。又使公罔之裘、序點揚觶而語。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：『幼壯孝弟，耆耋好禮，不從流俗，脩身以俟死，者不，在此位也。』蓋去者半，處者半。序點又揚觶而語曰：『好學不倦，好禮不變，旄期稱道不亂，者不，在此位也。』蓋僅有存者。」如此稱「者不在此位」，何以觀射，乃「不」字作上聲，連上句，即於義無爽。今本家語無二「不」字。

韓詩風字出處

韓退之瀧吏詩云：「不知官在朝，有益國家不。得無風其間，不武亦不文。仁義飭其躬，巧姦敗羣倫。」古本「風」作「虱」字，或引阮嗣宗「虱處褌中」爲解，非也。

按，秦公孫鞅書靳令篇云〈靳令篇「令」原作「命」，今從繆校。商子卷三有靳令篇。〉：「國以功受官予爵，則治省言寡。以六蝨授官予爵，則治煩言生。六蝨曰禮樂、曰詩書、曰修善、曰孝悌、曰誠信、曰貞廉、曰仁義、曰非兵、曰羞戰。國有十二者，上無使農戰，必貧至削。十二者成羣，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，官之治不勝其民，此謂六蝨勝其政也。」〈此言十二，乃止九條。〉杜牧之云：「彼商鞅者，能耕能戰，能行其法，

基秦爲強，曰彼仁義蝨官也〈彼仁義蝨官也繆校「彼」作「被」。〉，可以置之。〈註云：「置之，言不用也。」〉」此昌黎之意也。

端硯

端硯。下巖，色紫如豬肝，密理堅緻，溫潤而澤，儲水發墨，叩之有聲。但性質堅，礦斷裂，尤多瑕疵。

秋楓巖，石色微淡，可亞下巖，堅潤不及。

梅根巖，一名中巖，桃花巖，一名上巖。二巖石俱皆沙壤相雜，無水泉，色淡而燥，肌理稍疏，然中巖又勝上巖。

新坑，石色帶紅紫，其文細密，材質厚大無瑕，然止是崖石，頗乏堅潤。

後歷，石與新坑略相似，又處其次。

西坑六崖，石色青，微黑，佳者如歙石，麤羅紋，而發墨過之，石眼圓暈數重，青白黃黑相間，極大者爲最勝。

土人以晶瑩圓明、中無瑕翳者爲活眼，形模相類、不甚鮮明者爲淚眼，形體略具、內外皆白、殊無光彩者爲枯眼。

開元通寶

唐食貨志云：「武德四年，鑄『開元通寶』，錢徑八方，重二銖四參，積十錢重一兩，得輕重大小之中。其文以八分、篆、隸三體。」又云：「開元二十六年已後，錢甚惡，詔所在置監鑄『開元通寶』錢，京師庫藏皆滿。肅宗上元元年，以『開元』舊錢一當十。」

孔毅夫云：「『開元通寶』錢，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並書，回環可讀，俗不知以爲『開元』錢明皇所鑄。六典謂之『開通元寶』〈六典謂之開通元寶「開通元寶」原作「開元通寶」，今從繆校。孔平仲孔氏雜説卷四作「開通元寶」。〉。」司馬光云：「薛瑨唐

聖運圖云：『初進蠟樣，文德皇后掐一甲，故錢上有甲痕焉。』」凌璠唐錄政要以爲竇皇后。是時竇后已崩，文德后未立，今皆不取。李審言記聞云：「唐之錢文如『乾元』、『開元』曰重寶、通寶，世俗淺者有云『乾重』、『開通』，朝士尚有如此言者，尤可笑也。」

馬永卿云：「『開元通寶』，蓋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，洛、并、幽、桂等州皆置監，故開元錢如此之多，而明皇記號偶相合耳。」

秋菊落英

楚辭云：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」王逸云：「英，華也。」類篇云：「英，草榮而無實者。」後漢馮衍賦云：「食玉芝之茂英。」言英華之英。洪興祖補註楚辭云：「秋花無自落者，讀如『我落其實，而取其華』之『落』。」此言爲是。今秋花亦有落者，但菊蘂不落耳，若云「黃菊飄零滿地金」，即詩用楚辭之句。且宋書符瑞志沈約云：「英，葉也。言食秋菊之葉。」據神農本草：「菊服之，輕身耐老。三月採葉。」玉函方王子喬變白增年方：「甘菊，三月上寅採，名曰玉英。」是英謂之葉也。晉許詢詩云：「青松凝素體，秋菊落芳英。」

景山

詩云：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」言人有景行，當效而行之，如山之高當仰之。今人書簡有使「景仰」者，疎矣。魏文帝書云：「高山景行，深所慕仰。」爲是。任彥昇太宰碑云：「瞻彼景山，肅然望慕。」雖引詩「陟彼景山」〈陟彼景山「陟」原作「陵」，今從繆校。詩殷武作「陟」。〉，然不出景行高山之意也。

果然

莊子：「適莽蒼者三飡而反，腹猶果然。」郭象不注。成元英疏云：「果然，充飽也。」陸德明音義云：「果，如字，又苦火切。衆家皆云飽貌，言依舊果然。或云：猶，如也，言腹之飽如果然獸也。」吳錄地理志云：「九真浦昜縣有獸名果然，狻狄類也。」南州異物志云：「交州以南有果然獸，其鳴自呼，尾長，腹圓，過其頭，脊邊斑文，皮集十餘，可得一蓐。繁文麗好〈繁文麗好繆校：「麗」，一作「衣」。〉，細厚溫暖。」魏鍾毓有賦。

伊尹干湯

伊尹負鼎干湯。莊子成元英疏云：「負玉鼎以干湯。劉孝標栖山志云：『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，負五鼎而要卿相。』」楚辭天問云：「緣鵠飾玉，后帝是饗。」王逸云：「后帝，謂殷湯也。言伊尹始仕，因緣烹鵠鳥之羹，修玉鼎以事於湯，湯賢之，遂以爲相。」獨孟子以爲不然也。

翁仲

劉禹錫云：「翁仲遺墟草樹平。」魏略云：明年，景初元年，徙長安鐘簴、駱駝、銅人、承露盤。盤折。銅人重不可致，留於霸城。大發卒，鑄作銅人二，號曰翁仲，列坐於司徒門外。後漢鄗南千秋亭有石壇，壇廟之東枕道，有兩石翁仲，南北相對。

陶嘉月

謝惠連云：「漾舟陶嘉月。」王褒九懷云：「陶嘉月兮總駕。」王逸云：「及吉時也。」

百六

百六。從上元甲寅，至今乾德四年丙寅，積年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三，以通周法除之，得三通周，餘六百一十三年。又除第一第二「百六」，共五百七十三年，餘年入第三「百六」。從貞觀十六年壬寅，入第二「百六」，至吳乾貞三年己丑。第二「百六」數窮。又從吳大和二年庚寅入第三「百六」，至今乾德四年丙寅，已得三十七年，更二百五十一年，方入第四「百六」。

陽九

陽九。從上元甲寅，至今乾德四年丙寅，積年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三，以通周法除之，得二通周，餘四千四百五十三年，又以陽九數除之，得九，餘年入第十陽九。從武德元年戊寅，入第十陽九，至今乾德四年丙寅，已得三百四十九年，更一百七年，第十陽九數窮，重起第一陽九。

行香

行香。起於後魏及江左齊、梁間，每燃香獯手，或以香末散行，謂之行香。唐初因之。文宗朝，崔蠡奏設齋行香，事無經據，乃罷。宣宗復釋教，行其儀。朱梁開國，大明節，百官行香祝壽。石晉天福中〈石晉天福中「福」原作「禧」，誤。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三敍行香源委，其所本者乃本書。雲麓漫鈔「禧」作「福」，今據改。按：石晉無天禧年號。〉，竇正固奏〈竇正固奏「奏」原作「奉」，今從繆校。〉，國忌行香，宰臣跪爐，百官立班，仍飯僧百人，即爲規式。國朝至今因之。

晉書誤勸學爲勤學

蔡謨初渡江，見彭蜞，大喜曰：「蟹有八足，加以二螯。」令烹之。既食，吐下委頓，方知非蟹。詣謝尚而説之。尚曰：「卿讀爾雅不熟，幾爲勤學死。」
據荀子勸學篇云：「蟹六跪而二螯。」注云：「跪，足也。」引説文云：「蟹，六足二螯首也。」
今考神農本草，蟹八足二螯，其類甚多。六足者名蛫，〈音跪。〉四足者名北，皆有大毒，不可食。爾雅云：「蝤蠐曰蝤，即彭蝤也。似蟹而小。蝤，王穴切。」謝尚云「讀爾雅不熟」，必爾雅説蟹。今本止有彭蝤一事，而他更無，恐爾雅脱文也。「勤學」當作「勸學」，恐晉書本誤以「勸」爲「勤」也。建康實錄所引不誤。今許叔重説文云：「蟹有二螯八足，旁行。」楊倞引云「六足」，亦誤，又衍一「首」字，亦誤。韓非子云：「蟹，螯首如鉞。」即當有「首」字。文字脱落，疑誤學者，可爲嘆息。

蒤若

佛經頌云：「蒤若拾花針。」本草云：「蒤若，使人健行見鬼。藥性論云：『熱，有大毒。生，能瀉人見鬼，拾針狂亂。』雷公云：『勿誤食，眼生遲火〈眼生遲火「生」原作「出」。重修政和證類備用本草卷十引文作「生」，今從。〉。』」史記〈史記「史」原作「火」，據重修政和證類備用本草卷一０引文改。〉：「淳于意治王美人懷子而不乳〈淳于意治王美人懷子而不乳「乳」後原有「來意」二字。史記卷一百零五倉公列傳（倉公乃淳于意）無此二字，今刪。重修政和證類備用本草引文無此二字。〉，以蒤蕩藥一撮，用酒飲之，旋乳。」今醫方並不言能通乳，或云性寒，或云熱，皆不能曉。

仁頻

上林賦云：「仁頻。」仙藥錄云：「檳榔，一名仁頻。」林邑記云：「葉如甘蕉〈林邑記云葉如甘蕉「林」原作「杜」。太平御覽卷九七一果部八檳榔引林邑記，有「葉似甘蕉」之語。今據此，改「杜」爲「林」。〉。」頻音賓。吴普本草云：「一名檳門。」

鼯

上林賦：「蜚鼯。」史記作蠵，漢書作鼯。郭璞音誄，神農本草作鼫鼠；音嬴，飛鼠也，其狀如兔而鼠首，以其髯飛。爾雅：「鼫鼠，一名夷由。」郭璞云：「狀如小狐，似蝙蝠，肉翅，尾項脊毛紫赤色〈尾項爾雅注疏卷一〇「尾」上有「翅」字。〉，背上蒼艾色，腹下黄，喙頷雜白，脚短，爪長，尾三尺許〈尾三尺許「尾」原脱，據爾雅注疏補。〉。飛且乳，亦謂之飛生。聲如人呼。食竈烟〈食竈烟繆校「竈」作「炊」，爾雅注疏作「火」。〉，能從高赴下，不能從下上高。」陶隱居云：「鼫是鼫鼠，一名飛生，產婦持之，易生。」

楊柳二種

楊、柳二種。楊樹葉短，柳樹葉長，花即初發時，黄蘂子爲飛絮。今絮中有小青子，著水泥沙灘上，即生小青芽，乃柳之苗也。東坡謂絮化爲浮萍，誤矣。

人參

人參。許氏説文：人蔘。字與參同。扁鵲云：有毒。或生邯鄲，三月生葉，小花，核黑，莖有毛，九月採根，有頭足手，面目如人。春秋運斗樞云：「搖光星，散爲人參。廢江淮山瀆之利，則搖光不明，人參不生。」禮斗威儀云：「君乘木而王，有人參生。」廣雅云：「參，地精人參也。」梁書：「阮孝緒母疾，須人蔘。舊傳鍾山所出，有鹿引之，鹿滅，得此草。」異苑與廣五行記皆云：「土下有呼聲，掘之，得人參。如人形，四體備具，聲遂絶。」

石斛

石斛。出始興六安山傍石上；或生木上，謂之木斛，不中用。盛弘之荆州記云：「隋郡永陽縣有瀧石山〈永陽縣「陽」原作「王」。太平御覽卷九九九藥部九石斛引盛弘之荆州記，「王」作「陽」。輿地紀勝卷八三京西南路隨州縣沿革應山縣：「梁大同二年，

分隨縣置永陽縣。」作「陽」是。今改「王」爲「陽」。查有關志書，無永王縣。〉，山上多石斛，精好如金環。」

蟹蛇化石

王冶知南恩州〈王冶「冶」原作「治」，誤刊。大清一統志卷四四八謂冶乃太原人，紹興初累官知南恩州。作「冶」是。繆校作「冶」。〉，其子蓋臣云：「海邊有石山觜，每蟹過之〈過之繆校「過」作「遇」。〉，則化爲石，蛇亦然。」

安南玉龍膏

洪炎雜家：「安南有玉龍膏，南人用之化銀液。説者云：此膏北來則及禍。韓約都護安南，得其膏，持歸。是歲。京師亂，約以附會鄭注，竟赤其族。今黃白家燒金乾汞，必有陰禍也。」

高昌北庭出碙砂

會要：雍熙中，供奉官于延德使高昌還，行程云〈行程云「行」上，疑脫去一「記」字。〉：「王居北庭。北庭山中出碙砂，山中常有煙氣湧起，而無雲霧。至夕，火燄如炬火，照見禽鼠皆赤。采碙砂者著木底鞋，若皮爲底者即焦。有穴出青泥，出穴即變爲砂石，土人取以治皮。」

鹽藥

今俗諺云：「如『鹽藥』，言其少而難得。」本草戎鹽部中陳藏器云：「鹽藥，味鹹，無毒，療赤眼，明目，生海西南雷諸州，山石似芒消，入口極冷，可傅瘡腫。」又，本草：「獨自草，作毒箭，唯鹽藥可解。」戎鹽條中不言，恐有脫誤。

異苑有誤處

異苑云：「魏武北征蹋頓〈魏武北征蹋頓「蹋」原作「蹤」，影印四庫全書文淵閣本異苑卷七作「蹋」，今從。按，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有北征蹋頓記載。〉，升嶺眺矚，見山岡不生百草。王粲曰：『是古冢。此人在世服礬石，葬而石生熱，蒸出外，故卉木

焦滅〈卉木焦滅「卉」原作「莽」。永樂大典卷一一九八一引此書作「卉」。異苑作「卉」。今改「莽」爲「卉」。〉。』即令發看，果得大墓，內有礬石滿塋。」

據本經，礬石性寒。異苑云熱，蓋誤矣，乃礬石也〈乃礬石也此四字原脫，據繆校補。〉。又：魏武六年，平烏丸，王粲猶在荊州，其説非也。一説粲在荊州與劉表登彰山，嘗見此異。」

摩磋石出三佛齊國

雞跖載：「摩磋石，出西番山石澗中，辟諸毒爐火。」本草云：「陽石也。出南中，人傳之不經，云是觀音菩薩所居山座若手按者也。」此説大謬。

寰宇記：「三佛齊國，南海水中，有山，五色聳峙，其石有小竅。每船舶過其下〈船舶過其下「船」字原脫，據繆校補。按：本條以下兩處云及「船」。〉，水流如湧，人或以刀斫擊之，有石迸入船中者，是此石也。燒之，有硫黃氣。」又謂：「舶船上下，愛其山石者，多以手捫之，故云摩磋石。」非前説也。匱五金，伏三黃，制鉛汞。

消石

昇玄子伏汞圖有試鳥場消石法〈試鳥場消石法繆校「鳥」作「烏」。本條以下「鳥場國」之「鳥」，繆校亦作「烏」。〉，云：「其色青，取白石英炙令熱，將點上，便消入石中。道書言出鳥場國，能消金石爲水，服之，盡得長生。其石出處，氣極穢惡，飛鳥不能過其上。人或單服從之過，身上諸蟲盡化爲水而得長生矣。形若鵝管者佳。」

狐剛子粉圖云：「青消石，一名北帝玄珠。」又，三十六神水方〈三十六神水方「神」原脫，據繆校補。〉，化曾青方，用正消石。觀此，則今世間謂之消石，似非正也。

藥名隱訣云：自古傳消石能化一切金石爲水者，服乃長生。不聞所出之處，徒有其名，而與無無異。近代陶隱居撰本草，乃言朴消是消石之朴，又言芒消與石脾合煮，成爲真消石。石脾無復識者，尋其事由，殊爲乖僻。則消石有正有贋，信矣。然經謂消石天地至神之物，陶言今無正石，亦未爲全失。今圖經引梁、隋間方書，謂雖非真石，而其功效既相近，亦可通用，則今世所用者或可也。

崔昉爐火本草云：「消石，陰石也。」此非石類，即鹹鹵煎成，今呼硷消。是河北商城及懷、衛界沿河人家刮滷淋汁所就，與朴消、小鹽一蔀煎之，能制伏鉛，出銅暈。南地不產朴消，能熟皮芒消可入藥用〈可入藥用繆校「可」作「即」。〉。今「消石」注乃云此即地霜，所在山澤，冬月地上有霜掃取，以水淋汁後，乃煎煉而成，蓋以能化諸石，故名消石，非與芒消、朴消一類而有消名也。

圖經又云：今醫方家但以未煉成塊微青者爲朴消〈微青「青」下原有「色」字，據繆校刪。〉，鍊成盆中上有芒者爲芒消〈上有芒者繆校無「芒」字。〉，其芒消底澄凝者爲消石〈澄凝繆校無「凝」字。〉。又云：鍊朴消或地霜而成堅白如石者，乃消石也。則雜鍊朴消、地霜而成消石是矣，非別有消石也。

余謂不假煎煉，如仙經所言，乃正消石。設煎煉而成者，亦名消石，乃今世所用硷消。亦能伏八石，而芒消可入藥，且據所有用之耳〈且據所有用之耳繆校「耳」作「的」。〉，非必消石爲天地至神之物也〈非必消石爲天地至神之物也繆校「必」作「正也」。按，作「正也」，「也」後爲句號。〉。丹房鏡源諸消篇有馬牙消、朴消、芒消、縮砂、坑消五種。若消石，則列在諸石篇中，可見也。

鹽消

仁和縣圖經云：「鹽消，出縣東十里，煉成朴消。又有冬月自地中湧起消，通透光瑩者名霜花，亦名劍脊消。藥中用爲玄明粉、紫雪之屬。」

熟紙匠裝潢匠

唐秘書省有熟紙匠十人，裝潢匠六人。潢。集韻：「音胡曠切。」釋名：「染紙也。」齊民要術有裝潢紙法，云：「浸蘗汁入潢，凡潢紙滅白便是，染則年久色暗，蓋染黃也。」後有雌黃治書法云：「潢訖治者佳，先治，入潢則動。」要術，後魏賈思勰撰。則古用黃紙寫書久矣。寫訖入潢，辟蠹也。今惟釋藏經如此，先寫後潢。要術又云：「凡打紙欲生，生則堅厚。」則打紙工蓋熟紙匠也。予有舊佛經一卷，乃唐永泰元年奉詔於大明宮譯，後有魚朝恩銜，又有經生并裝潢人姓名〈又有「又」原脫，據永樂大典卷六五〇三引文補。〉。

夏姬

春秋：夏姬乃鄭穆公之女，陳大夫御叔之妻。其子徵舒弒君。徵舒行惡逆，姬當四十餘歲，乃魯宣公十一年。歷宣公、成公，申公巫臣竊以逃晉，又相去十餘年矣。後又生女嫁叔向，計其年六十餘矣，而能有孕。列女傳云：夏姬內挾技術，蓋老而復壯者〈蓋老而復壯者繆校「者」後有「三」字。〉，三爲王后，七爲夫人。或云：凡九爲寡婦，當之者輒死。左氏所載當之者，已八人矣。宇文士及粧臺記序云：「春秋之初，有晉、楚之諺曰：『夏姬得道，雞皮三少。』」

秦嘉徐淑往還詩文

秦嘉，字士會，隴西人也。爲郡上掾〈爲郡上掾「上」原作「主」，今從繆校。玉臺新詠集卷一作「上」。〉〈一作計。〉其妻徐淑，寢疾，還家不獲面別，贈詩云〈贈詩云玉臺新詠集卷一謂此詩爲秦嘉作。〉：

人生譬朝露，居世多屯蹇。憂艱常早至，歡會常苦晚。念當奉時役，去爾日遙遠。遣車迎子還，空往復空返。省書情悽愴〈省書情悽愴繆校：「情」一作「益」。〉，臨食不能飯。獨坐空房中，誰與相勸勉。長夜不能眠，伏枕獨展轉。憂來如尋環，匪席不可卷。

嘉報以詩云：

帝靈無私親，爲善荷天祿。傷我與爾身，少小罹煢獨〈少小罹煢獨「罹」原作「惟」，今從玉臺新詠集。〉。既得結大義，歡樂苦不足〈歡樂苦不足繆校「苦」作「若」；原校：一作「苦」。〉。念當遠離別，思念敍款曲。河廣無舟梁，道遠隔丘陸〈道遠隔丘陸繆校「遠」作「近」。〉。臨路懷惆悵，中駕正躑躅。浮雲起高山，悲風激深谷。良馬不迴鞍，輕車不轉轂。針藥可屢進，愁思難爲數。貞士篤終始，恩義不可屬。

肅肅僕夫征，鏘鏘揚和鈴。清晨當引邁，束帶待鷄鳴。顧看空室中，髣髴想姿形。一別懷萬恨，起坐爲不寧。何用敍我心，遺思致款誠〈遺思致款誠「遺」原作「遣」，今從繆校。玉臺新詠集作「遺」。〉。寶釵可耀首，明鏡可鑒形。芳香去垢穢，素琴有清聲。詩人感木瓜，乃欲答瑤瓊。愧彼持贈厚，慚此往物輕。雖知未足報，貴用敍我情〈貴用敍我情「貴」原作「良」，今從繆校。玉臺新詠集作「貴」。〉。

淑又答詩一首：

妾身兮不令，嬰疾兮來歸。沈滯兮家門，歷時兮不差。曠廢兮侍覲，情敬兮有違。君今兮奉命〈君今兮奉命「命」原作「役」，今從繆校。玉臺新詠集作「命」。〉，遠適兮京師。悠悠兮離別，無因兮敍懷。瞻望兮踴躍，佇立兮徘徊。思君兮感結，夢想兮容暉。君發兮引邁，去我兮日乖。恨無兮羽翼，高飛兮相追。長吟兮永嘆，淚下兮沾衣。

嘉與妻書曰：

不能養志，當給郡使。隨俗順時，僶勉當去。知爾所苦，故爾未有瘳損〈故爾未有瘳損原作「尚未有瘳」，今從繆校。藝文類聚卷三十二同繆校。〉。想念悒悒，勞心無已。當涉遠路，趨走飛塵。非志所慕，慘慘少樂。又計往還，將彌時節。念發同怨，意猶遲遲。欲暫相見，有所屬託。今遣車往，想必有方。

淑答書曰：

知屈珪璋，應奉歲使。策名王府，觀國之光。雖失高素皓然之業，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。自初承問，心願東還。迫疾惟亟，抱歎而已。日月已盡，行有伴列。想嚴裝已辦，發邁在近。誰謂宋遠，企予望之。室邇人遐，我勞如何。深谷逶迤，而君是涉。高山巖巖，而君是越。斯亦難矣。長路悠悠，而君是踐。冰霜慘烈，而君是履。身非形影，何得動而輒俱；體非比目，何得同而不離。於是誦萱草之咏，以消兩家之思；割今者之恨，以待將來之歡。君適樂土，優游京邑。觀王都之壯麗，察天下之珍妙，得無目玩意移，往而不能出耶！

嘉重報妻書曰：

車還空反，甚失所望。兼敍遠別恨恨之情，顧尤悵然間，得此鏡，既明妍媸，及觀文彩，世所希有，意甚愛之，故以相與。並寶釵一雙，妙香四種，素琴一張，常所自彈也。明鏡可以鑒形，寶釵可以耀首，芳香可以馥身，素琴可以娛耳。

淑又報嘉書曰：

既惠音令，兼賜諸物。厚意慇懃，出於非望〈既惠音令兼賜諸物厚意慇懃出於非望此十六字原缺，據繆校補。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之全後漢文卷九六，有此十六字。〉。

鏡有文彩之麗，釵有殊異之觀。芳香既珍，素琴益好。惠異物於鄙陋，割所珍以相賜。非豐恩之厚，孰肯若斯！覽鏡執釵，情意髣髴。操琴詠詩，思心成結〈思心成結「成結」原作「結成」，今從繆校。〉。勑以芳香馥身，喻以明鏡鑒形，此言過矣，未獲我心也。昔詩人有飛蓬之感，班婕妤有誰榮之歎。素琴之作，當須君歸。明鏡之鑒，當待君還。未奉光儀，則寶釵不列也。未侍帳幄，則芳香不發也。

梁鍾嶸詩評曰：「二漢爲五言，不過數家，而婦人居二。徐淑寶釵之作〈徐淑寶釵之作鍾嶸詩品卷中「寶釵」作「敍別」。〉，亞團扇矣。」

五臣誤注三殤

東坡志林云：「謝瞻張子房詩云：『苛慝暴三殤〈三殤「殤」原作「傷」，今從文選卷二一張子房詩。蘇軾文集卷六七書謝瞻詩作「殤」。下同。〉。』此謂上中下殤，言秦無道，戮及孥穉也。五臣注乃引『苛政猛於虎，吾父、吾子、吾夫皆死於是』，謂夫與父爲殤〈謂夫與父爲殤「父」原作「婦」，今從蘇軾文集。〉，此豈非俚儒之荒陋者乎？」

余觀宣遠詩云：「王風哀以思，周道蕩無章。卜洛易隆替，興亂罔不亡。秦政吞九鼎，苛慝暴三殤。息肩纏民思，靈鑒集朱光。伊人感代工〈伊人感代工「工」原作「變」，今從繆校。文選卷二一作「工」〉，聿來拱興王。」恐爲穆公殺三良，不使終其天年，此黃鳥之詩所以哀也。殉葬乃始於秦，其苛慝可知。

韋蘇州生平大略

葛藟校蘇州韋刺史集十卷，今平江板本是也。刺史，洛陽人，姓韋氏，名應物。貞元中，以左司郎中，出爲蘇州刺史。書目、姓名，略見唐書藝文志，其詳不載於正史，不可得而考也。

今觀其逢楊開府詩云：「少事武皇帝，無賴恃恩私。身作里中橫，家藏亡命兒。朝持摴蒱局，暮竊東鄰姬。司隸不敢捕，立在白玉墀。驪山風雪夜，長楊羽獵時。一字都不識，飲酒肆頑癡。武皇升僊去，憔悴被人欺。讀書事已晚，把筆學題詩。兩府始收跡，南宮謬見推。非才果不容，出守撫惸嫠。忽逢楊開府，論舊涕俱垂。坐客何由識，唯有故人知。」又溫泉行云：「出身天寶今年幾，頑鈍如鎚命如紙。作官不了却來歸，還是杜陵一男子。」又云：「身騎廐馬引天仗，直入華清列御前。」是嘗爲三衛而蹤跡不羈也。

燕李錄事詩云：「與君十五侍皇闈。」又京師叛亂寄諸弟云：「弱冠遭世難，二紀猶未平。」當天寶十五載六月，明皇避安祿山之難，是年，應物年二十。至寶應元年建巳月，上皇崩。則武皇升僊之時，應物年二十七。

又示從子河南尉班詩序云：「永泰中，予任洛陽丞。」則應物年二十九。

及其來吳，贈舊識云：「少年游太學，負氣蔑諸生。蹉跎三十載，今日海隅行。」則少嘗游太學。蓋武皇升僊後，二年入太學，遂爲丞也。

自洛陽丞爲京兆府功曹。大曆十四年，自鄠縣令別除鄨陽令，以疾歸善福精舍。建中二年，由前資除比部員外郎，出爲滁州，改判江州，改左司郎中。貞元初，又歷蘇州。罷守，寓居永定精舍。以詩考之，歷官次序如此。

廣德中洛陽作云：「蹇劣乏高步，緝遺守微官〈廣德中洛陽作云蹇劣乏高步緝遺守微官此十七字原脫，據繆校補。按：韋江州集卷六有廣德中洛陽作詩，有「蹇劣」云云十字。〉。」廣德二年，乃當永泰之元時〈乃當永泰之元時「當永泰之元時」六字原脫，據繆校補。〉，爲洛陽丞。自京師叛亂之後，至德、乾元、上元、寶應數年間，折節讀書，遂入仕，而因謂之微官也。

善福精舍書注：「建中二年除比部。」則應物年四十五。建中四年十月三日，京師兵亂，自滁州間道遣使。明年興元甲子歲五月九日，使還，寄諸弟，作詩，云：「歲暮兵戈亂京國，帛書間道訪存亡。」乃德宗幸奉天時，應物年四十八。自後守九江，至爲蘇州刺史，計其年五十餘矣。以集中事及時人所稱考，其仕官如此，得非遂止於蘇耶？

按，白居易蘇州答劉禹錫詩云：「敢有文章替左司。」左司，蓋謂應物也。官稱止於此。其集中詩，寄大梁諸友云：「分竹守南譙，弭節過梁地。」則是守亳時也。篇末云：「相敦在勤事，海內方勞師。」似與興元甲子不遠也〈似與興元甲子不遠也「也」原脫，據繆校補。按：此上有「蓋謂應物也」、「則是守亳時也」，此處「也」不可少。〉。

又唐小説載與諸公倡和，稱韋十九。林寶姓纂云：「周逍遙公夐之後，左僕射扶陽公持價生司門郎中令儀，令儀生鑾，鑾生應物，應物生監察御史、河東節度掌書記慶復。」

李肇國史補云：「爲人性高潔，鮮食寡慾，所居，焚香席地而坐。其爲詩，馳驟建安已還，各得風韻。」又云：「開元以後，位卑而著名者：李北海、王江寧、李館陶、鄭廣文、元魯山、蕭功曹、張長史、獨孤常州、崔比部、梁補闕、韋蘇州。」其大略可見如此。

常棣詩作者

詩常棣〈常棣繆校「常」作「棠」。下同。〉，燕兄弟也，憫管、蔡之失道，故作常棣焉。毛注云：「周公弔二叔之不咸，而使兄弟之恩疏，召公爲作此詩，而歌以親之。」史記、譙周皆以召公爲周公之庶兄。左氏傳：「王怒，以狄伐鄭。富辰諫曰：『不可。臣聞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，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室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，故糾合宗族於成周，而作詩曰：常棣之華，鄂不韡韡。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』」云云。孔穎達云：「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，以親兄弟。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，兄弟恩疏，重歌周公所作之詩，以親之耳。」不言召公所作，當別有據。

盧政議詩

「青衫白髮老參軍，旋糶黃梁買酒罇。但得有錢留客醉，也勝騎馬上人門。」此詩膾炙人口，不知誰作。見施僉判德權，云：「乃德清人法原之祖盧政議詩。」更有一絕：「十月都門風薄衣，搗砧聲裏鴈南飛。野人不識長安樂，且趁鱸魚一棹肥。」

燈檠

古詩云：「燈檠昏魚目。」讀檠爲去聲。集韻：「檠，渠映切。有足，所以几物。」又：「檠，音平聲，榜也。」非燈檠字。韓退之云：「牆角君看短檠棄。」亦誤也。

吉姓

吉姓。元和姓纂云：「尹吉甫之後，以王父字爲氏，漢有漢中太守吉恪。」賈昌朝音辨云：「吉，氏也。」引詩謂之尹吉，其乙切。崧高詩注云：「尹，官氏也。」風俗通云：「師尹，三公，官也。以官爲姓，周有尹喜、尹吉甫。」姓纂又云：「少昊之子，封於尹城，因氏焉。」然吉、尹二姓，俱出尹吉甫之後，但詩注以尹爲官，以吉爲姓，未知孰是？

劍

歐公父墓表云：「回顧乳者，劍汝於其旁。」曲禮曰：「負劍辟咡詔之。」注云：「負謂置之於背，劍謂挾之於旁。」

絳縣老人得歲

絳縣老人云：「臣生之歲，正月甲子朔，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，其季於今，三之一也。」季者，末也。今，今日也。謂已得四百四十五全甲子，其末一甲子六十日，而今日乃癸未，纔得二十日也，故曰三之一。

文公之十一年，至襄公三十年，通七十四年。以年表考之，文公之十一年，歲在己巳，襄公之三十年，歲在戊午，今乃云七十三年者，蓋謂襄公之三十年，上距文公之十一年，得七十三年也。所謂亥二首六身者。注云：亥字二畫在上，併三六爲身，如「筭」之六。蓋古之亥字如此寫〈古之亥字如此寫「此」後有「二多」二字，據繆校刪。〉，故曰二首六身。其下六畫如「筭」字三箇六數也〈筭字三箇六數「字」原作「子」，今從繆校。〉。所謂下二如身，是其日數則六千六百六旬也。故曰是日數也。且四百四十五甲子，合得二萬六千七百日，乃差四十日，則前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，謂其末一甲子纔得二十日，故少四十也。且不謂之日，而謂之旬者，蓋古以甲子數日，故謂之旬。如今陰陽家所謂甲子旬中、甲午旬中之類是也。與書「期，三百有六旬」同。

孟浪

集韻引向秀云：「孟浪，無取舍之謂。」孟，音母朗切〈孟音母朗切「母」原作「毋」。袁文甕牖閑評卷四引此條作「母」。集韻：「孟，母朗切，音莽。」據此，改「毋」爲「母」。〉。

玉筍與玉昏班

唐書載：「李宗閔知貢舉，門生多清秀俊茂，唐仲、薛舉、袁都輩〈唐仲薛舉袁都繆校「仲」作「伸」。新唐書卷一七四李宗閔傳「仲」作「沖」，「舉」作「庠」。〉，時謂之玉筍。」玉筍班，恐因此而得名。

戢武閣

唐初功臣，皆云圖形凌煙閣。而河間元王孝恭碑乃作戢武閣，豈凌煙先名戢武而後改之耶？又段志玄碑亦云圖形戢武閣。

名字

封德彝名倫，房玄齡名喬，高士廉名儉，顏師古名籀，而皆云以字行。顏之推云：「古者，名終則諱之，字乃以爲子孫〈字乃以爲子孫顏氏家訓卷二風操篇作「字乃可以爲孫氏」。〉，江北士人全不辯之，名亦呼爲字，字固爲字。」顏師古匡謬正俗云〈匡謬正俗「匡」原作「刊」，今從繆校。〉：「或問：人有稱字而不稱名，何也？」顏師古考諸典故，故以稱名爲是。顏師古立論如此，而乃以字行，不可曉也。

河伯姓字里籍

唐河侯新祠頌，秦宗撰，云：「河伯姓馮名夷，字公子，潼鄉華陰人也。」章懷張衡傳注引聖賢冢墓記云〈章懷張衡傳注引聖賢冢墓記云「張衡」二字原脫，據後漢書卷五九補。按，此處所云之「聖賢冢墓記」及以下所云之「龍魚河圖」云云，皆出唐音懷太子李賢注文。〉：「馮夷，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。服石，得水僊，爲河伯。」又引龍魚河圖云：「河伯，姓呂，名公子，夫人姓馮名夷。」三説雖異，其實皆無所據〈皆無所據繆校作「所稽據則同」。〉。

唐以前謂楷字爲隸

東魏大覺寺碑陰，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，蓋今楷字也。庾肩吾曰：「隸書，今之正書也。」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：「隸書，程邈造。字皆真正，亦曰真書。」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爲隸，歐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也。

綿州越王樓

杜甫越王樓詩云：「綿州州府何磊落，顯慶年中越王作。孤城西北起高樓，碧瓦朱甍照城郭。樓下長江百丈清，山頭落日半輪明。君王舊跡今人賞，轉見千秋萬古情。」綿州

圖經云：「越王臺，在綿州城外，西北有臺，高百尺，上有樓，下瞰州城。唐顯慶中太宗子越王貞任綿州刺史日作〈越王貞「貞」原作「真」，今從繆校。新唐書卷八０作「貞」。〉，詩云『孤城西北起高樓，碧瓦朱甍照城郭』是也。」

嵩高少姨廟

韋蘇州送黎六郎詩云：「聞話嵩峯多野寺，不嫌黃綬向陽城。釣臺水綠荷已生，少姨廟寒花始徧。」楊炯撰少姨廟碑：「漢地理志云：嵩高少室廟。其神爲婦人像者，故老相傳云，啟母塗山氏之妹也。」

呂公表

唐呂公表，呂諲也。元結撰。前太子文學、翰林待詔顧誠奢書。即杜甫所贈顧八分文學詩是也。

六公詠

唐六公詠，李邕撰，胡履虛書。杜甫八哀詩云：「朗詠六公篇，憂來豁蒙蔽。」六公者，五王爲一章，狄丞相別爲一章云。

露門

北史：「後周武帝天和二年甲辰，立露門學，置生七十二人。六年春正月己酉朔，以露門未成故〈以露門未成故「以」原作「已朝」，據繆校改。周書卷五、北史卷一０均作「以」，又，北史「露」作「路」。〉，廢朝。」又，建德三年春正月，朝羣臣於露門。宣皇帝大象元年春正月己丑，受朝於露門。天成二年二月丁巳，帝幸露門學，行釋奠禮。靜帝二年，宣帝寢疾，詔宰相入宿露門。世用露門勸講，二字未詳所出。

杜牧之小蓮娃二句與杜甫竹根稚子句同意

杜牧之朱坡詩云：「小蓮娃欲語，幽笋稚相攜。」言笋如稚子。與杜甫「竹根稚子無人見」同意。

瓊田草

瓊田草。生於分寧山谷間。有瓊田草經一卷。八月十五日採之。草有十名，曰不死草、長生草，又云苦天之類〈又云苦天之類繆校「苦天」作「若夫」。疑作「若夫」是。〉。

蟬花

本草：「蟬殼謂之蟬花。」今成都有草名蟬花。今有乾者，視之，乃蟬額裂面抽莖，上有花，善治目，未知如何用也。

元祐三年狀元笏記

元祐三年，狀元笏記，黃魯直代云：「密對天光，恭承聖訓。曾是草茅之賤，獲霑雨露之恩。」又云：「顧得助於衆賢，更圖寧於多士。」

歲差

天運八十一歲差一度，名曰歲差。洛下閎云五百年當差一度，後人臆説也。

辨犀

犀以黑爲本。其色黑而黃，曰正透；黃而有黑邊曰倒透。正者，世人貴之，其形圓，謂之通天犀。南中有僞者。磨之漸熱，乃驗。犀性涼，磨之不熱。

宣徽使建節鉞判州

宣徽使及建節鉞，則稱判某州，餘則知。

大起居

每大起居，宰執侍班於垂拱隔門外東廊廬中，三帥庭下聲喏。捲簾及半，起身答之，祖宗之制也。

吳門

前漢梅福傳：「福棄妻子，去九江，至今傳以爲僊。人有見福於會稽者，變名姓爲吳市門卒。」或云吳門乃洪州，今有吳門鎮，九江去亦不遠矣。

宰執出鎮帶銜

資政、觀文二小殿，橫列禁中。宰相出鎮帶資政殿大學士，執政無大字。蘇易簡出，被遇獨厚，遷紫宸之日〈遷紫宸之日「日」原作「目」，誤刊。今逕改。〉，以稱呼不便，更用觀文。因此，宰、執出鎮優遇者，則除之。

會稽帶鈐司醞酒限數

藩郡帶鈐司醞酒不限數。惟會稽則不然，必有由也。

麻剝

麻三剝四。謂麻制一行三字〈麻制一行三字「制」原脫，據繆校補。〉，剝麻一行四字〈剝麻一行四字「麻」原脫，據繆校補。〉

宇文伯脩古鼎

宇文伯脩有一古鼎，款識云：「輦酌宮。」

大慶殿玉磬

大慶殿玉磬十六，新造也。其下趺以鳳。初以獅子不出於三代，故易之。

在內官無使名

官制。以在內官不當有使名，盡略之。無樞密使，只云知樞密院、同知樞密院。舊制，樞密使獨班知院并參政，用拜命先後爲立班之序。

砆

砆。鄰知切，又力智切，又力制切。引詩「深則砆」。今詩本改作「厲」字。「砆」出集韻、類篇，履石渡水也。

古今花異名

唐昌觀玉蘂花，今之散水花。揚州瓊花，今之聚八僊，但木老耳。

招提

唐會昌五年，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。又，會要：「元和二年，官賜額爲寺，私造者爲招提蘭若。」僧輝記：梵云拓鬪提奢，唐言四方僧物。但傳筆者訛「拓」爲「招」，去「鬪奢」爲「提」字也。招提，乃十方住持耳。

傲

傲。音豹，越也。唐制，官新到官府，併上者謂之傲。今俗謂程外課作者，謂之傲工。玉篇云：「傲，連直也。」凡當直之法，自給、舍、丞、郎入者，三直無傲；自起居郎官入者，五直一傲；御史、補闕入者，七直兩傲；其餘雜入者，十直三傲。或有作豹伏之義，非也。

象膽

江鄰幾云：山海經云：「象膽在四足。」今山海經無此語。象膽隨四時在足〈象膽隨四時在足「隨」原作「遲」。酉陽雜俎前集卷一六象膽：「隨四時在四腿，春在前左，夏在前右。」據此，知「遲」乃「隨」，以形近致誤。今改「遲」爲「隨」。〉，見酉陽雜俎。

雷神書字

毗陵古寺柱間，有雷神書字一行云，「石牀侯十三火人」，下有緒月二字〈火人嘉靖本作「人火」。〉。「緒月」見佛書。

匡山

杜詩云：「匡山讀書處，頭白早歸來。」李太白，青山人，多遊匡廬，故謂之匡山。綿州圖經云：「戴天山，在縣北五十里，有大明寺。開元中，李白讀書於此寺。又名大康山，即杜甫所謂『康山讀書處』也。」恐圖經之妄。

宣室二義

淮南子云：「武王破紂，殺之於宣室。」許叔重云：「宣室，在朝歌城外。」宣室，殷宮名。一曰：宣室，獄也。音宣和之宣。漢未央前殿有宣室，溫室。音暄，見集韻。

楊王孫文翁之名

西京雜記：「楊貴，字王孫，京兆人也。生時厚自奉養，死卒裸葬於終南山〈死卒裸葬於終南山「卒」原作「則」，今從繆校。西京雜記卷一作「卒」。〉。其子孫掘土鑿石，深七尺而下屍，上復蓋之以石〈上復蓋之以石繆校「石」後尚有「欲儉而反奢也」六字。〉。」又張崇文歷代小誌：「文翁，姓文，名黨，字仲翁。晉帝時爲蜀郡太守。」今漢書皆不載其名，姑錄於此。

金吾

漢百官表：「中尉，秦官。武帝太初元年，更名執金吾。」應劭曰：「吾者，禦也。掌執金革以禦非常。」師古曰〈師古曰「師」字原脫，據繆校及漢書卷十九上注文補。〉：「金吾，鳥名也。主辟不祥。天子出行，職主先導，以禦非常，故手執此鳥之象〈故手執此鳥之象「故」原脫，據繆校補。漢書卷一九上註文有「故」字。〉，因以名官。」崔豹古今注云：「執金吾，棒也。以銅爲之，金塗兩末，謂之金吾。」二說不同。

大禮畢賞給諸軍次第

大禮畢，賞給諸軍次第：
第一曰殿前左右班御龍直、骨朵直、內殿直、散員、散指揮、散都頭、散祇候〈散祇候「候」原作「侯」，據嘉靖本改。宋史卷一六六職官志六殿前司有「散祇候」。〉、金

槍班、銀槍班、東第一至第五。西第一至第二，茶酒新舊班、招箭班、弓箭直、弩直、散直〈散直原誤作「十」。嘉靖本、津逮本「十」作「散」。按：宋史卷一六六職官志六殿前司騎軍有「散直」，今據改。〉、鈞容直〈鈞容直「鈞」原作「勻」，誤刊。今從嘉靖本。宋史卷一六六職官志六殿前司騎軍有「鈞容直」。〉，習馭直、隨龍忠佐。

第二曰捧日二十指揮，〈左第一軍至第二軍，右第一軍至第二軍。〉天武二十指揮，〈同上。〉拱聖十四指揮，神勇十四指揮，勝捷十指揮，驍騎十四指揮，〈左右各一至第七。〉驍勝六指揮，〈左右各一至第三。〉宣武十五指揮，殿虎六十指揮，〈左右各三軍，軍各十指揮。〉水軍指揮宣朔第一龍猛六指揮、廣勇二十一指揮、驍騎第七第八管節度使〈驍騎第七第八管節度使繆校「驍」上有「龍」字，「管」下有「軍」字。〉。

第三曰龍衞二十指揮，〈左右各二軍，軍各五營。〉神衞二十指揮，〈同上。〉雲騎七指揮，步虎六十指揮，〈左右各三軍，軍各十指揮。〉步虎水軍飛山甲指揮第一第二，牀子弩指揮第一第二。〈自捧日已後，計三百二十六指揮。〉

馬世父云：「其先公在戶部日，嘗檢宣和間舊例。」所聞如此。

水經恐非桑欽撰

水經，世以爲桑欽撰。予讀易水注云：「易水經其東南，合滒水，故桑欽曰：『易水出新城西北，東入滒自下。』」「滒」、「易」互受通稱矣。又，廣陽縣溪水亦引桑欽説，且水經正文，皆無此語。恐非桑欽撰，當別有書也。古書散亡，良可歎已。

此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